

楊百合



一堆待燃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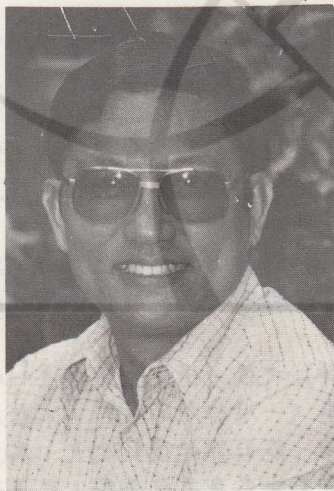
內許文榮 教授 指正

一堆待燃的火

楊百合著

楊百合

1-1-2012



【臺灣】中華書局出版
新編委日八十二月三年六八八一

陳序

基督徒若不把生命與恩賜擺上成爲「活祭」，就沒有火，沒有火也就沒有光也沒有熱。沒有光怎能稱爲「世上的光」呢？沒有熱怎能傳遞愛與溫暖呢？

今天的社會與教會，還是須要一些樂意爲主獻上一切，真正爲主而活的人！

七年多前，初由印尼來到大馬事奉主，在一教會裏偶然認識楊百合先生，印象很深，因當時雖是第一次見面，却有一見如故之感，因早已讀過不少他的証道文章；非常欣賞他的文筆才華與屬靈的卓見。其後見面的機會雖很少，但却經常在大馬的報章以及港台屬靈刊物上讀到他的大作，并且從中得到造益不少，爲此，也常爲他而感謝主。

他的投入，將寫作的恩賜全然擺上祭壇，默默忠心耕耘，爲主寫作見証，單這一點已足爲一般信徒作美好的榜樣與鼓勵。

繼《那一點光輝》之後，楊先生將過去一些文稿加上新作，擬滙編出版另一本《一堆待燃的火》，不禁爲之高興，爲之祝禱。祈盼這「火種」能引燃起復興之火，爲主寫作之火以及獻身之火。更盼望楊先生本身再接再勵，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火上加「油」！！

陳潤棠敬序于「馬聖」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受難節



第一輯：人生小船

- 人生小船 / 2
軌道 / 10
假如我是魔鬼 / 15
易碎的肯定 / 20
童話式的基督徒 / 22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 28
人類靈魂工程師 / 32
做基督徒的代價 / 37
基督徒的三角觀 / 40
基列的乳香 / 45
一滴晶晶然的淚 / 48
祂果與凡人不同 / 52

做小主人：辦一餐

- 2 \ 做小主人
10 \ 做小主人
12 \ 做小主人
20 \ 做小主人
22 \ 做小主人
28 \ 做小主人
32 \ 做小主人
34 \ 做小主人
40 \ 做小主人
42 \ 做小主人
48 \ 做小主人
52 \ 做小主人

第二輯：綠的記憶

- 綠的記憶 / 58
我成了他，他成了我 / 61
站講台的感受 / 64
兩封不敢寄的信 / 66
城市裏的田園 / 70
一堆待燃的火 / 73



第三輯：寂寞小徑

- 寂寞小徑 / 78
美的營造 / 81
嫁不出去的女兒 / 87
一首詩的完成 / 92
加入筆兵的行列 / 97



新小寶藏：第二卷

- 01 新小寶藏
- 18 新小寶藏
- 19 新小寶藏
- 20 新小寶藏
- 21 新小寶藏
- 22 新小寶藏

第一輯：人生小船





人生小船

搖呀搖人生小船

飄呀飄在狂浪中

但我有耶穌同船

可平安渡到對岸

這首小詩雖然短小，但却把我們人生的「經歷」描繪出來。

以「小船」比作人生，再恰當不過。

有人說這世界是個「苦海」。

人生小船在這茫茫的苦海上飄航，「搖呀搖」顯示無把握，「飄呀飄」何等風險！

而寫這首小詩的作者，却在詩中流露出他的信心和把握。

爲甚麼他會有把握呢？

因爲：

一、他的船上有「指南針」——指出正確的航行方向；

二、他的船上有「舵手」——耶穌，向着正確方向航行；

三、在旅途中有勝過「風浪」的力量——耶穌同船。

四、航行有目的地——「對岸」。

在他的人生小船中「有」上述四樣「東西」，所以他有把握。

⊙·指南針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三4—5）

這兩節經文裏有兩種「靠」：

一種是「靠」自己；

一種是「靠」上主。

「人定勝天」，喊這口號的人認爲：「路是人行出來的」。

不錯，山林中本無路，因為行的人多，不知不覺行出一條路來。

但說「路是人行出來的」這話的人，似乎有更深的一層意思：既然路是人行出來的，我們就不需要「靠」那宗教家說的「主宰」，單單「靠」自己就行了。

「路是人行出來的」，多少時候，人却走入一個沒有出路的「死巷」：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Albert Camus），被稱為年輕一代的「良知」，可是他說：「不論是生是死，你和我都沒有故鄉，也沒有平安。」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言十四12）聖經指出：許多人朝向一個錯誤的「方向」，還不覺察。

好幾年前，香港有位著名的編導——秦劍自殺而死。我想：他寫劇本時，劇中人的「命運」都操縱在他的手下，他可以把主人翁編成一個喜劇的人物，也可編成一個悲劇的人物，只是他自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一生編成一個悲劇。他自己「主宰」不了自己。

為甚麼？……………

人生閱歷極豐富的所羅門王，指出他的一個寶貴的經驗：「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仰賴上主的人，上主必「指引」他的路。

這是「信仰」。信仰「指引」我們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正如指南針指出船隻當行的方向一樣。

信仰，我們可以用甚麼來作比喻呢？

有人說，「信仰」不過是客廳中的花瓶，不過是裝飾品——禮拜日去教堂做禮拜，增加一點生活的「情趣」，如此而已。

我却認為：基督教的信仰是船上的「指南針」，是「必需品」；你不能說船上的指南針是可有可無的，你人生的小船上必須要有

「指南針」——信仰，否則便會「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中。

⊖ 舵手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提後—12）

行船最要緊是有可靠的「舵手」，有可靠的舵手，船上的人就可以放心。船上的人的生命是操縱在舵手的身上。

使徒保羅是知道他人生小船的舵手是誰，所以他很放心地將自己一生交託在他手中。

知道（或認識）與「交託」很有關係：越認識清楚，越有信心「交託」。

比方，你趁的士上金馬崙高原，山路彎曲崎嶇陟斜，你若不認識司機，不知道他駕車的技術是否「可靠」，你雖然很疲乏，也不敢打瞌睡，一直在「提心吊膽」，怕會掉下山崖絕壁。但如果你認識司機，知道他靠得住，你就可放心，安然睡覺。

要認識上主的存在和可靠，我建議你思想下列四件事：

1) 宇宙的來源。有兩種「看法」：Ⓐ偶然發生；Ⓑ創造而來。

甚麼叫「偶然」呢？有一日，你徒步上班，一盆水從樓上倒下，淋到你像隻落湯雞，你大喊倒楣。第二天，你走過同一個地方，同樣「迎接」到一盆冷水。第三天，也是如此，這時你能用「偶然」二字去解釋這件事嗎？不，你一定想到必定有人「故意」（有計劃地）為難你。

宇宙萬物的奇妙，是「偶然」來的？

地球，是太空的「綠洲」，一個太空人站在荒涼的月球上面，遙望蒼茫的太空時如此說。

地球「偶然」沿着正確的軌道繞太陽公轉？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若離太陽近些，太熱，生物不能生存；離太陽遠些，太冷，生物也活不下去，這難道是「偶然」？一日二十四小時，有白晝有黑夜，白晝工作，黑夜休息，這種「作息律」也是「偶然」？人呼吸，吸進空氣中的氧氣，呼出炭酸氣；而植物吸炭酸氣，呼出氧氣，這種「調節律」是「偶然」的嗎？……還有許許多多的「偶然」，這許許多多的「偶然」使地球成爲有山有水，鳥語花香，詩情畫意的太空綠洲？

「或然率」告訴我們，我們若將十個銀幣分別從一寫到十，然後放在口袋裏，攪亂了，要從袋中取到「一」的機會，只有十分之一，如果循序拿到「一、二」，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循序拿到「一、二、三」那只有千分之一的機會了；若想循序從一拿到十，可能性只有一百萬萬分之一。

若想想宇宙萬物的奇妙，你就會同意聖經這句話：「起初神創造天地。」也了解大衛的詩句了：「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並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詩八三）

2）聖經的啓示。天地萬物給我思想到神的存在性，加上聖經的啓示，就更明白了。

3）耶穌基督的降世。人常要「看見」才信（但信仰的本質是：「憑信心，不憑眼見。」）這是人的軟弱。神也實在憐憫人這種軟弱，祂讓我們「看見」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一18）

看見主耶穌，就是看見父神。但有一個人——腓力不明白這點，對耶穌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就知足了。」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見約翰福音十四8—9）

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進入人類的歷史中，是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一件事。

當第一位太空人登上月球時，美國總統尼克遜很神氣地說：「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成就。」次日，著名佈道家葛培理博士對他說：「總統先生，歷史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人類登月，乃是耶穌基督降世。」

4) 與祂交往。要認識一個人，不單認識他的肥瘦、髮型、裝束、牙齒有多少根、血是屬甚麼型……這不過是「外表」，更重要的是認識他的個性、內涵、脾氣、性格、思想……。

要如何去認識他的「內涵」呢？

要與他交往，成為他的朋友，俗語說：「日久見人心。」

要認識上主亦然。

你要與祂交往。祂的話語記載在聖經裏，讀祂的話，就等於「聽祂說話」。我們向祂說話，就是禱告。這樣，不斷的讀經、禱告，假之時日，你就更認識他的公義、仁愛、聖潔、光明……。保羅為甚麼能說：「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呢？因為他與上主有「深交」。

為甚麼保羅能放心將自己一生交託給上主呢？因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誰，他認識掌管他人生小船的舵手是靠得住的。

⊖·旅途中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詩篇二十三4)

人生小船在飄航旅途中，難免會遇到「風浪」。但因為「祂與我同在」，我就不怕遭害。

馬可福音四章35節—41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那一幕，給我們莫大的安慰：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罷。」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祂，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爲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是的，在我們人生的小船中，有主同船，即使遇到「風浪」也不怕，因爲祂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這是何等的「福氣」！

有祂同船，在人生小船的旅途中，我們就有一種「笑看風浪」的超然態度。

有甲乙二人，從星加坡乘船到香港。甲在旅途中，整天怕船會遇到不測的意外，坐立不安。乙則將旅途交託主，每日海闊天空，是一種享受。雖然同一旅途，一憂愁，一享受，何等不同的「感受」。

四、目的地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爲這是好得無比的。」
(腓立比書 一 23)

船隻的航行若沒有目的地，何等可憐！

正如一個人叫了一輛的士，的士司機問他：「要到哪裏去？」

「不……不知道……」

這不是很「可憐」的事嗎？

人生就如「航行」，如「乘車」，必須要有一個「目的地」。

保羅的人生小船是有目的地的。

所以他才能說：「我情願離世。」

誰肯像保羅那樣「情願離世」呢？

恐怕不多吧！因為沒有保羅那樣有把握的信心：保羅十分知道他離世之後去那裏。

保羅知道不是「人死如燈滅」。

保羅相信他離世後，生命仍繼續着。

同時保羅清楚知道，他離世後——他行完他人生的旅途時，即「人生的終點」，是與基督同在。

為甚麼他情願離世呢？

因為他知道離世後，與基督同在，而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的。

原來基督徒人生小船的「對岸」是——好得無比的！

搖呀搖人生小船

飄呀飄在狂浪中

但我有耶穌同船

可平安渡到對岸*

軌道

有一條繩索，
緊拴住我的心房。
它柔軟像絲，
強韌似剛，
是奇愛與寶血絞織而成。
閃耀着虹彩般的榮光，
它不僅美麗非凡，
且有永不衰退的力量——
因為我知道，
繩的另一端握在誰的手上。

—— 滌然

我喜歡這幾句詩。它把那一條「慈繩愛索」（何11：4）描寫得太好了。

「我的心房也緊拴在那一條繩索上嗎？」我問自己。
多少時候，我承認，我不願意接受那條繩索的「約束」。
我們喜歡「自由」。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羅蘭夫人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

後來，羅蘭夫人看見有人誤解自由，濫用自由時，心裏沉痛，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皆假汝之名而行。」

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裏面也提到類似的話：「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5：1）。基督把我們從律法的轄制下釋放出來，把我們從罪的捆綁下釋放出來，把我們從死的權勢下釋放出來，叫我們得以自由。

然而，「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5：13）。保羅加上這一句話，就是怕當時教會的弟兄姊妹誤解自由。

「怎樣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怎樣才能享受真自由？」

也許您會這樣問。讓我們來思想這些問題。

一、「自由」就是不自由

這話怎麼說？

有些地方，沒有「政府」，也沒有明文規定的「法律」，照看生活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地方（如從前美國西部），一定很「自由」。其實不然，在這樣的地方——以個人手上的槍為「法律」。誰的槍法好就成為「英雄」的地方，性命和財物一點沒有保障。這種沒有保障的「自由」能算是自由嗎？您不大敢出門，因為您不知道出門後，會不會保存性命回家。在這種無法無天的「自由」中實在不自由。

有政府，有法律管治的國家，人民在法律的保障（管治）之下享受自由。有些人觸犯法律，不理會法律的約束，要在法律的範圍外「自由」（搶劫、走私等勾當）。但這種「自由」帶給他不自由——坐監牢，被監禁的不自由。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着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6：7，8）。這是聖經給我們的一條「道德律」，故意違背它的，結果是自討苦吃：有放縱情慾的「自由」，但「收」到的是倒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不自由」。

美國有一個少女，生長在一個富有保守的家庭。她嚮往「嬉皮士」的「自由」生活方式，終於，她決定出走，去追尋她的「自由」。半年之後，她的父母在絕望中突然發現有一個憔悴的少女，脚步顛躓地走向他們的家門，最後仆倒在雪地上。他們前去扶救，仔細端詳一番後，發現她就是那已出走的女兒。過了一陣，她甦醒過來，說出她半年來的遭遇。在這短短半年裏，她盡情運用她的自由，吸毒，放縱行爲，結果，她會與廿七個男人發生過關係。最後，她把身體弄壞了，願意結束這種「自由」生活，却太遲了。她的虛弱身體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不久就逝世了。（取材自1972年NO.3「前哨」）

二、「不自由」就是自由

火車能自由前進，因它受約束在軌道上。那「軌道」是它的約束。這個約束，似乎是「不自由」，但它要自由前進，必須接受這個「不自由」。離開「軌道」，火車就沒有自由。

聲音可以成爲「音樂」，也可以成爲「噪音」。受樂章約束，有規律地演奏出來的聲音是音樂——一種悅耳、令人產生美感的聲音。但沒有規律，如市集裏的吵雜聲是噪音；這種噪音沒有人會喜歡。

人生要成爲一曲美妙的音樂，就要約束在信仰樂譜的旋律中。樂譜的旋律是聲音的「軌道」。

火車需要軌道，聲音需要軌道，基督徒需要「軌道」。基督徒的自由是約束在基督真理的軌道上。離開基督真理的軌道之外沒有真自由。

有一首詩歌——「願作主囚」，有兩句曰：「求主把我捆綁，我才得着釋放。」

假如我是魔鬼

小學生做作文，常有這樣的題目：「假如我是百萬富翁」、「假如我是一隻小鳥」……。老師出這樣的題目，可以讓學生發揮想像力。有時，我想，「假如我是魔鬼」，我會怎樣？請容我暫且成為「小學生」，把我的想像寫出來。

一、假如我是魔鬼，首先，我會叫一些人不相信我的存在：我要叫一些所謂知識份子，只相信物質世界的存在，不信有靈界的存在，只信科學萬能，研究宇宙人生，只以科學、物質去解釋。這樣我就高興了，因為他們不信我的存在，就不信有靈界，不信有靈界，就不信上帝的存在。他們成為「無神論」者，人數越多越好，我將利用他們敵對上帝。他們的靈魂將全部屬我。

其次，我要迷惑人來膜拜我。在鄉村，知識落後的地區，我叫他們多多建造廟堂，香火越盛越好，讓他們把錢燃掉，把理智燒掉，病了，不看醫生，喝「符水」……。這樣病死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是我樂意看見的事。

我覺得好笑，在馬來西亞，連有些教育界人士上了我的當也不自覺：他們想中「千字票」，竟在學校辦公室附近，設了一個神龕，用香蕉、燒肉、香火祭拜，我使他們迷信那一本「大伯公」千字圖解的書，昨天公路有一條大蛇被車撞死，快點翻開那書來看，看「蛇」是什麼字（三個什麼數目字）；今天中午，看見有人出殯，

看見那棺材，靈機一動，可買棺材，快點翻查那書，看「棺材」是什麼字。這種賭風、迷風，在各處吹着，我心裏很涼快。

二、假如我是魔鬼，我會叫基督徒有這種想法：魔鬼只會試探耶穌，不會試探他。

我叫他覺得我很恩慈，減少對我的防備，以致「做醒禱告」的生活鬆懈下來。

我會試探過耶穌：祂禁食四十晝夜，後來餓了，我就試探祂將石頭變成餅。我要叫祂注意物質享受，而忘記神。沒想到祂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我拿祂沒辦法。

我再試探祂，叫祂從殿頂上跳下來，不怕跌傷，因為上帝會吩咐祂的使者托住祂的腳。我想叫祂跑「捷徑」（Short Cut），人都喜歡行捷徑，所謂「馬來文速成法」、「打字速成法」……我教耶穌「成名」速成法，從殿頂跳下，一鳴驚人，便有許多人來跟隨祂，不必走十字架的路。但祂使我很頭痛，祂却選擇了朝向一條抵抗力很大的路，就是吃苦、犧牲的路，腳踏實地走去。

我再向耶穌施出我的「絕招」：我說你拜我，我就賞你世界的富貴榮華。世界的富貴榮華誰不要？但耶穌却甘於貧窮，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雖然試探耶穌不成功，但我試探基督徒時，却常常成功——許多基督徒不堪一擊（試）。你看，許多基督徒不是貪愛世界，不再行十字架的路嗎？

三、假如我是魔鬼，我會叫基督徒不覺得他們的生活是充滿爭戰的。這樣我就很容易迷惑他們。如果他們做醒禱告，我就無從下手。因為耶穌說：「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我迷惑人的方法是：叫他忙，忙得沒有時間讀經、祈禱（靈修）。



我不喜歡人看「天路歷程」那本書，因為那本書指示基督徒行天路會遇到什麼困難，怎樣克服那些困難。

四、假如我是魔鬼，我要蒙蔽基督徒的眼，叫他們看不見我工作的手段。我不要給人看見我是可怕的。聖經把我描寫出來了：「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我出現時，叫人一點看不出我的可怕，反而覺得可愛。世上有許多「可愛」的東西，都是我的「傑作」。藉着「可愛」的東西，才容易奪人的心。

許多青年人喜歡看色情的書報、電視、電影，他們的心靈被我毒害着，他們知道嗎？

那些對書報、電視、電影採取謹慎態度的人，我很難着手試探他們。

五、假如我是魔鬼，我會用暗箭射擊基督徒的心思意念。

我射消極思想的暗箭 — 當他遇到不如意的事時。

我射心灰意冷的暗箭 — 當他工作沒有效果時。

我射報復心理的暗箭 — 當他覺得人虧待他時。

六、假如我是魔鬼，我會使基督徒找「藉口」，掩飾自己。沒有讀經、沒有禱告、沒有事奉，原因是：「我很忙！」

「我很忙！」是一個很好的藉口，我已使不少基督徒常用這藉口。

七、假如我是魔鬼，我會在基督徒的良心中製造控告的機會。基督徒行事為人端正，我抓不到把柄，就不能控告他們，故我希望基督徒有過失，給我留地步，我就有機會控告了。聖經勸基督徒：「不可給魔鬼留地步，」我不在乎，因為許多基督徒根本不留意這些勸告。

我控告過神的忠僕馬丁路德，我把他的罪呈現在他的眼前給他

易碎的肯定

我們忙於乞求從人那方面來的「肯定」——肯定自己的價值。一個笑臉，一個稱讚，一些別人的關懷，一些工作的表現，……構成一種可以「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

但這種「肯定」似乎很脆弱，很像一個美麗的瓷器，很容易就破碎——它經不起掉在地上的衝擊。

太注重這種「肯定」的結果，除了要嘗「破碎」的痛苦之外，還會有使一個人趨向「假冒為善」（虛假）的可能。這是主耶穌給我們提醒的：

你們禱告的時候，
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
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禱告的時候，
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 太6：5·6

在主耶穌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見兩種「肯定」：一種是從人來的，一種是從上帝來的。

有一些人太注意從人來的肯定，就千方百計，要得到人的「賞

賜」(肯定)，結果趨向「虛假」——假冒為善。人的天性：要表現自己，要得人的稱讚。這個「天性」，在屬靈的生命歷程中，遲早要受到對付，喬治慕勒在這功課上的操練的成就，很使我羨慕：

有人問喬治慕勒他事奉的秘訣，他回答說：「有一天，我死了；」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向下屈身，幾乎碰到地板，他又繼續的說：「向喬治慕勒死了，向他的意見、嗜好、興趣、意志都死了。向世界的稱讚和責難死了。向我弟兄或朋友的讚美或譴責死了。從此以後，我只追求怎樣能討神的喜悅。」

「只追求怎樣能討神的喜悅」，就是只求上帝來的「肯定」，不求人來的「肯定」。

結果，他為主作了偉大的工作。

他只求上帝的肯定，上帝肯定他，跟着人也肯定了他。我們若一味求人的肯定，我們不一定得到，即使得到：「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但却失去了天父的賞賜。這真是「得不償失」。

童話式的基督徒

(一) 吸風飲露

有好些基督徒幻想自己可以不必領受靈糧，就可以過健康的屬靈生活，那真是童話中吸風飲露的人物了。

沒有讀經的基督徒，信心怎會堅強，靈性怎樣長進？

有一位在鐵幕裏的基督徒說：「我願意把身上所有的錢，來交換一本聖經。」（見「因信受逼迫」一書）

他們渴慕聖經，但得不到供應，組織了「地下聖經出版社」，這個出版社出版的聖經，不是印刷機印出來那麼方便，是手抄的，幾個人一天抄十二小時，每年「出版」二十五本。當然「供不應求」。

我們對上帝賜給我們寶貴的恩言——聖經的態度如何？

沒有讀經，如何勝過魔鬼的試探？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時，我們看見耶穌得勝了，因為祂手中有一把「寶劍」，就是神的道——耶穌遇每一個試探，均以「經上記着說」勝過（見太4：1—11）。

沒有讀經，如何懂得神的心意，如何懂得行主所喜悅的道路？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聖經的話就是上帝的話，詩人說：「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主的話引導我每日生活的路，主的話也照耀在我們一生當行的路上。

為甚麼讓您的聖經塵封呢？

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在讀者文摘裏讀到一段小故事：

兩個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談論她們家裏的人。

一個問：「你祖母爲甚麼整天讀聖經？」

另一個答：「我想她在準備大考。」

讀經讀到一個地步，令人覺得他是在準備大考，精神可嘉。如果我們肯拿出準備大考的精神來讀經，我們對聖經的認識一定改觀。

最近讀過一個傳道人的「見證」，這個「見證」至今還感動着我。羅傑先生，是英國一位著名的傳道人，他說，

「一天我在家中，打開聖經一看，全是空白的紙，文字一點也沒有。我很希奇，就去鄰居那裏，看看他們的聖經，也是空白的；當時基督徒大亂，因爲世界上所有的聖經全都變成空白的。

神將祂賜給人類最寶貴的話收回去了。

各處尋求熟悉聖經的人，請他們將能夠背誦的經文寫出來，湊齊也不夠數。

信徒大都懊悔平時沒有詳細查讀，有的甚至哭泣。

信徒們就懇求神，仍將祂的話賜給人。

當我心中最難受時，忽然醒來，原是一夢。

晨光由玻璃窗射進屋內，看見聖經擺在桌上，急忙下去，打開一看，只見一字不缺，我就流淚感恩，虔誠讀它。」

這個故事，您讀了有何感想？

我的感想是：

一、覺得過往沒有好好在聖經上下功夫，十分慚愧。

二、今後要抱着一種態度：現在不讀，有一日主將祂的話收回去時，懊悔也來不及了。（主也許不會用像羅傑先生夢中所見的那種方法把自己的話收回去，但在鐵幕裏的肢體，已嘗到「失去主的話」的滋味。）



(二) 八百年沉睡

好些基督徒很像童話中的「彭祖」，一睡八百年。他們的靈性沉睡不醒——沒有做醒禱告。

我看過一幅漫畫，描寫禱告：一個潛入海底的人，靠着一條通到水面的氣管呼吸。

潛在海底的人靠着那條氣管供應空氣維持生命。一個基督徒靈命的呼吸是禱告。

沒有禱告，靈命就會有「窒息」的危險。

禱告是兵器：「總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太26：41）。不禱告，就很容易入了迷惑；禱告是勝過試探、誘惑的武器。

主耶穌在世時很注重禱告：「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可1：35）。

祂有固定禱告的時間：天未亮的時候。一天的開始，先從上頭支取能力，去面對一日的工作、難題、試探、考驗。早晨，是一個很好的禱告時間。

祂有固定的地方禱告：曠野。曠野是安靜適合禱告的地方。找個「曠野」成爲您每日與主面對面的地方吧。您的書房，您的臥室都可以成爲您自己的「曠野」。

除了有固定的時間，和固定的地方禱告外，還要學習「不住禱告」（帖前5：17）。

不住的禱告，是一種隨地與主靈交的禱告。在辦公室、在學校、在工廠、在路上、在車上……都可默默以心靈與主聯繫。

先知尼希米是個隨時禱告的人，有一次王問他：「你要求甚麼？」他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立刻的反應是：「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尼2：4）。

禱告會改變我們的面貌：「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

……」(路9:29)。他面貌改變，是在禱告的時候。禱告能改變人的面貌。

記得林肯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四十歲以上的人的面貌如何，要自己負責。」本來面貌如何，是父母生成，我們自己毋須負責，但為何林肯這樣說呢？

一個人的心境如何，我們往往可以從他的臉上「讀」到。一個人的內心充滿溫柔、仁愛、喜樂、良善，他的面貌和另一個內心充滿污穢、邪蕩、仇恨、嫉妒的人的面貌，是何等的不同！

禱告改變人的內心，然後改變人的面貌。

禱告的好處說不完，最要緊的是去實行您的禱告生活。

(三) 神燈

很多基督徒過着神燈的生活——以為屬靈的見證與事奉可以靠着願望來達成，不需要努力工作，只要有了神燈，一切願望都會變成事實。

但是詩篇第一篇告訴我們：那一棵樹，會「按時候結果子」，秘訣是：栽在溪水旁。它的根吸收到水份，養料。寫詩的人用這棵樹去比喻一個「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的人。這樣的人才能為主作有力的見證。

使徒保羅盡力為主作見證，因為他知道經歷這句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1:16)。

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嘗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滋味；過去反對耶穌，現在傳揚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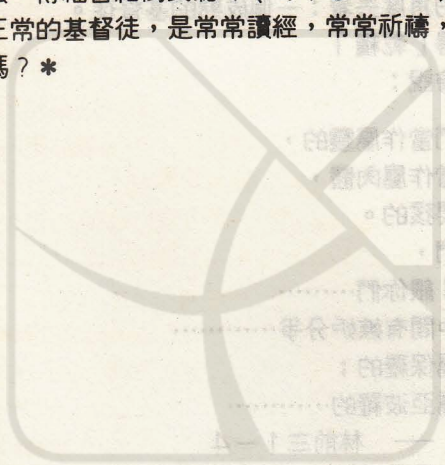
我們必須有嘗過福音滋味的經歷，才能傳揚福音。

馬來西亞的萬果之王——榴槤，果肉芳香可口，會選的人選到一粒是「黃肉乾包」，特別好吃的，往往會介紹給朋友：「找與這

粒同樹的吧！〕嘗到滋味好，很自然的願意介紹給人。您嘗到福音的好處，是否願意介紹給人？

主耶穌升天前的叮嚀是要我們把福音介紹給別人分享：「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一個正常的基督徒，是常常讀經，常常祈禱，常常作見證的。您是這樣嗎？*



合小同裏習基否請不，「請隊門合」，「奉命收錄」為寫寫新
謝」查觀研習基的對意。「寫要」的標記未是，的圖內平屬表，應
。| 謝詳」的請不，做請請只，真「請
隊門合」，「奉命收錄」皆著不討習基的標記而一編寫新
。一其也。去網刊後靈望需當少，查查請點；假吞金湯的「
不勝」，人的「謝詳」的請不，的控製華王響來自請是，太其
。「野能」的請不請
。做請請只，人的「謝詳」的請不請
。品食由取變是，做
西東的來出對升變真命主若對然，「草」並請不請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你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嗎？

你要怎樣去「測驗」，才知道自己是否「成熟」？

本文試從「吃」的角度去看：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成熟的基督徒吃得「乾糧」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

我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
在基督裏為嬰孩的。
我用奶餵你們，
沒有用「飯」餵你們……
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
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

—— 林前三 1-4

保羅認為「嫉妒分爭」，「分門別類」，不能在基督裏同心合意，是屬乎肉體的，是未成熟的「嬰孩」。這樣的基督徒還在「搖籃」裏，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

保羅認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不當有「嫉妒分爭」、「分門別類」的意念存着；偶爾存有，也當靠聖靈對付除去。此其一。

其次，是希伯來書五章提到的，不能吃「乾糧」的人，「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這種不能吃「乾糧」的人，只能吃奶。

奶，是嬰孩的食品。

例如牛奶，是牛吃進「草」，然後在生命裏變化擠出來的東西

。〔草〕是牛或羊〔奶〕這種〔產品〕的原料。

如果可以暫且把聖經比喻作〔草〕，那麼，今日教會有多少不會吃這種〔草〕的基督徒？許多基督徒只能領受傳道人從〔草〕加工製成的〔產品〕——奶。

聖經把這種基督徒稱為〔嬰孩〕，他們不熟練仁義的道理，他們的靈命尚未成熟。

二、成熟的基督徒吃得〔苦〕

小孩子只喜歡吃〔甜〕的東西。

馬來亞地方，街頭巷尾都有人賣〔涼茶〕。涼茶檔中有菊花茶、甘蔗水（甜的）、還有水蓼花、王老吉等（苦的）；若帶小孩去，他們一定會選喝甜的菊花茶或甘蔗水，而成年人却多愛喝苦茶。

小孩子不懂得〔良藥苦口利於病〕的道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是古人從生活經歷中悟出來的格言。

成熟的基督徒吃得苦。

詩篇一一九篇的作者是個成熟的人，因為他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一一九：71）

這個詩人說他受苦最少有一個好處：學習（經歷）神的話語。

如果我們沒有受被人逼迫、譏諷、攻擊、……之苦，我們就無法學習經歷主這句話：〔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

基督徒往往是在〔苦難〕中長大的。

所以基督徒必須要有吃苦的心志。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彼前四1）

使徒彼得勸勉基督徒要有一個吃苦的心志，這個心志，對於一個基督徒的重要性，猶如兵器之對於一個兵士一樣。換言之，兵士不能無兵器；基督徒不能無吃苦的心志。

有吃苦心志的基督徒，就不容易被苦難擊倒，因為他早已作了準備迎上任何的苦難。

一個人準備了吃苦心志，他遇到的「苦」，往往並沒有像他想像的那麼「苦」，那麼難受；但起初若沒有這個準備，遇到一點的困難，也往往就覺得很「苦」了。這個理由，可以從我們吃藥時體會到：你若準備了受那苦藥的苦的心志，以為那藥一定很苦很苦，誰知一吃，並不覺得怎樣苦。

可見那個準備——準備吃苦心志多麼重要。

受苦既與我有益，就讓我有一個準備的心志去迎上那「苦」。

而我多麼容易偏向小孩子的嗜好——愛吃「甜」：貪享安逸，逃避苦難！

哦，主，求祢賜我有個肯為祢受苦的心志！

三、成熟的基督徒吃得「虧」

華人是最講究吃的。紅事吃，白事吃，一年慶祝許多節日最主要的「節目」是吃。出來社會謀事叫「吃頭路」，出外旅行叫「吃風」，信耶穌叫「吃教」。甚麼都吃，只有一樣例外，就是不肯吃「虧」。

但一個成熟的基督徒肯吃「虧」。

當哥林多教會「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時，保羅就對他們這樣說：

你們彼此告狀，

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

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

為甚麼不情願喫虧呢？

——林前六6—7

人打我一拳，我踢回他一脚，「以牙還牙」，這是世人「毫不

喫虧」的精神。耶穌來了，起了一個「精神革命」：

舊「精神」——「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新「精神」——「以德報怨」，「以善勝惡」。

舊「精神」——「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新「精神」——「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種主給我們的「新精神」似乎都含有「情願喫虧」的哲學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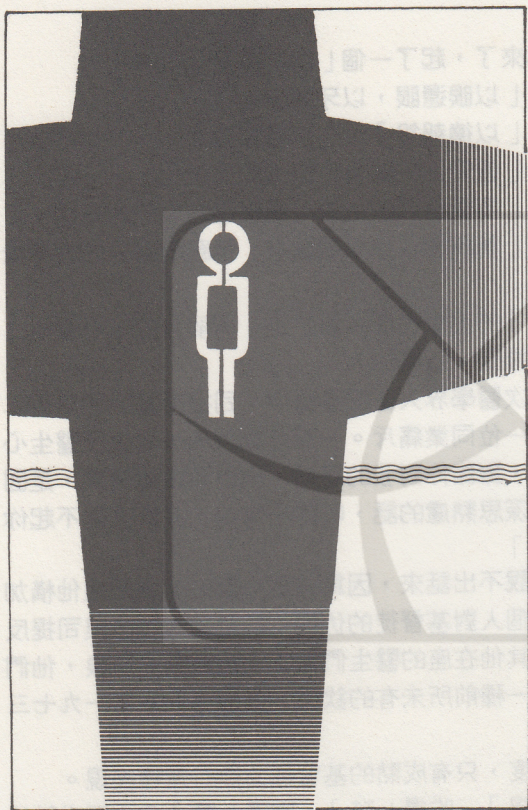
這種「情願喫虧」的哲學態度，似乎是「懦弱」的，「失敗」的；爲一般人所不願接受、服膺的。

其實不然。在一次醫學界人士的特會中，司提反醫生因着數年前發表過的言論遭受一位同業痛斥。一兩分鐘以後，司提反醫生心平氣和地說：「任治，謝謝你對我的忠誠，你對我這場責罵，是因爲我會說了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話，叫你不愉快，我實在對不起你，盼望你能原諒我。」

那人立時慚愧得說不出話來，因爲在他心靈的深處知道他橫加於同業的謾罵是出自個人對基督徒的仇恨；於是他走過去與司提反醫生握手道歉。這給其他在座的醫生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基督徒的信仰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欽敬。（故事取材自一九七三年六月號聖經報）

司提反醫生的風度，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能有這種表現。

你是否吃得「乾糧」，吃得「苦」，吃得「虧」？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應該有這些「吃」的「本領」。



「圖一下張·丁來和部。轉譯的「建築
之以，題畫類以——「轉譯」著
轉譯以——「轉譯」深
——「轉譯」著
——「轉譯」深
大門門非就主郵影
。和
「轉譯」著
不不人類一做；的
一亦。於不實其
。轉譯以——「轉譯」深
：這滋味度平
轉譯以——「轉譯」深
。轉譯以——「轉譯」深
區，亦種出不對齊對對和立人脈
的轉譯以——「轉譯」深
主轉以——「轉譯」深
的轉譯以——「轉譯」深
（轉譯以——「轉譯」深
。轉譯以——「轉譯」深
。轉譯以——「轉譯」深

人類靈魂工程師

也許在你心裏這樣想：「主日學的工作，我不想再担任下去了。」

爲什麼會有這個念頭？

可能是因爲：

「這工作覺得有點厭倦了。」

「我那班的學生越來越少了，「大貓小貓」只有幾隻。」

「我覺得教主日學是一個重担。」

「我那班上課的秩序很差，孩子頑皮得要命，無心教下去了……」

「我本來不要教的，是牧師編我教，我只得應付應付……」

「每次主日學的聚會，合班，分班……機械化極了……」

「我懷疑花在主日學的時間，有什麼價值……」

.....

是的，還有許多難處，使你動了放棄教主日學的念頭。

人生在世，什麼事不會有難處？別的不說，就說「做人」，容易嗎？做人遇到難處，如何？難道就放棄做人的權利，爬上十二層樓跳下來，作空中飛人嗎？

數月前，讀「突破」雜誌，有一篇談到「愛情」，其中兩行：

愛是一種須要學習的情操，

愛情雖然是神妙美麗，却也担子沉重。

愛的路上並非鋪滿芬芳的玫瑰花。

主日學是一種愛心的工作，像愛情一樣，雖然是神妙美麗，却也担子沉重。

可能你心裏仍堅持說：「我還是不願教下去了……」

那我覺得十分可惜，因為我們將少了一些真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基督是大工程師，主日學教員們是小工程師。

請留意我強調「真正」二字。普通的學校教員，常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覺得有「言過其實」之感。我想起張曉風姊妹在「給你瑩瑩」一書中說的一段話：「教育給我們的是風度、修養、機智、溫雅，但永遠不是心裏的善，心裏的純潔。」

是的，學生的靈魂，只有主耶穌才能拯救；學生的生命，只有耶穌才能改變；主日學教員將主耶穌介紹給學生，帶領他們接受救主，教導他們明白聖經，使他們靈魂得救，並得着豐盛的生命，主日學教員才是真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還有什麼工作比領人歸主，使人得豐盛生命的工作更重要，更有價值？

根據調查，統計，向

二十歲以下的人介紹救主，每十人有九人接受。

二十歲至三十歲，每百人只有一人接受。

三十歲至四十歲，每千人只有一人接受。

四十歲以上的人接受基督的，很少很少。

我們身為主日學教師的，負着何等大的責任！

你班上的每一位學生等待着你把他們帶到救主的面前。

你有看到每一位天真活潑的學生都有一寶貴的靈魂待拯救嗎？

有一個鄉下人，親人送他一顆金剛鑽，他只看到裝金剛鑽的盒子的華麗，把金剛鑽丟掉了——他以為是一塊碎玻璃（別忘了他是鄉下人），只珍惜裝金剛鑽的「外殼」。很多時候我們的「眼光」比那鄉下人好不了多少：看不到人裏面靈魂的寶貴。

有一次，有人向我「推銷」他的人壽保險。他說：人生有三不幸，一、人有可能意外殘廢（如遇車禍等）；二、人會衰老；三、人會意外死去。

補救這三不幸的最佳辦法就是：買人壽保險。（因為人意外殘廢了，老了，死了，家人，未亡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如果有買人壽保險的話。）

他的話有它的道理。

但我覺得人最不幸的一件事，不是未保人壽保險，而是未替靈魂買「保險」。

「人壽」，講起來是沒有什麼可以「保險」的，因為「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太六27）

而「靈魂」，是應當買「保險」的。

宋尚節博士生前常用的「奮興短歌集」中，有一首「人若死了」——

人若死了要歸那裏，天堂或是地獄？
痛苦快樂都是永遠，請你趕早決斷。

無知的人今夜必要，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要歸誰呢？要歸要歸誰呢？

靈魂的歸宿，不是天堂就是地獄。若未信耶穌，到永遠痛苦的地獄去，何等危「險」。——這種「險」，必須要「保」，「保」這種「險」的手續很簡單：承認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即可。

這種靈魂的「保險」是要緊的，每個基督徒都是這種「保險」的「推銷員」。

身為靈魂工程師的主日學教師，你的學生的靈魂保險了嗎？

慕迪先生說：「讓我再向各位主日學教員勸勉幾句：要尋求使你的學生蒙恩得救，現在就決定，在今後十天之內，要盡力帶領你的學生到基督面前。……今日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奉獻精神與集中的

精神。]

你有奉獻精神嗎？你必須是個將身心奉獻給主的人，否則你不能為主作什麼。

你有一顆進修的心嗎？——參加主日學教員訓練班，不斷閱讀，檢討、改進自己的教學工作。

你有一顆渴慕被聖靈充滿的心嗎？——葛培理博士說：「我不相信一個人可能在教主日學的工作上有能力，除非他被聖靈充滿。」

雖然教主日學遇到的難處很多，但若你有愛惜靈魂、奉獻、進修、渴慕被聖靈充滿的心志，你將會在擔任「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工作上勝任愉快，而再不會產生「放棄」的念頭：「我不想再擔任下去了。」

做基督徒的代價

我認爲做一個基督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基督徒要付相當的代價。

主耶穌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馬太福音十一章12節）「努力」二字表示我們要付出代價。

許多人不願做基督徒，就是因爲不願付出代價。

馬可福音第十章17—12節記載的第一個人，不願做基督徒，就是因爲付不出代價——主耶穌所要求的。

一、他要「永生」，但不要「跟從」主。佈道會，傳道人問：「信耶穌得永生，不信的滅亡，你要永生還是要滅亡？」許多人舉手要信耶穌得永生。（誰那麼笨要滅亡呢？）但那些舉手信耶穌的人，以後很少見他們來做禮拜，很少見他們繼續再追求真道。他們「失踪」了！

他們不明白什麼叫做「信耶穌」。信耶穌不單是舉一舉手就算了，是一個人將生命交給主，一生跟從主的事。

二、他怕改變他的生活方式。一個人信了耶穌，耶穌要求他有新的人生觀，新的人生態度，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一個人習慣了他固有的生活方式，現在要來一個「革命」，他覺得十分困難。

十字架的福音本身不但是「好消息」，也是一個「大挑戰」。許多人願意接受它是個「好消息」，而不願意接受它的「大挑戰」。

因此，我們看見福音一方面受人的「歡迎」，一方面又不受人的「歡迎」。

十字架的福音不像別的宗教，只討好人；接受福音，就是在我們的人生裏面接受一個「革命」。所以接受福音，做一個基督徒，

就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那人不能接受主耶穌給他的「挑戰」，所以他憂憂愁愁走了。

耶穌愛那個人，希望那人能承受永生，但主耶穌並沒有降低祂的要求標準，叫他回來。

不願付出代價的人不能做一個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基督人就是跟從基督的人，跟從基督，就必須付出代價。

基督要求我們做一個絕對誠實的人，祂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五章37節）

可是，在一個虛謊的時代裏做誠實人是要付代價的。

我們的社會時常發生不誠實的事，成了一種風氣，把「不誠實」看為不要緊。有些基督徒也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別人都可以那樣做，我為什麼不可以？」

一個人為什麼「怕」誠實呢？因為：怕吃虧，怕付代價。是的，做誠實人，時常要吃虧，要付代價。

我知道主內有一位弟兄，他填寫所得稅表格時，有一欄是「海外是否有入息」，這位弟兄為香港出版的一份刊物寫稿，那一年賺了港幣數百元，他可以不報這一項入息，但他在主面前，還是填寫了，他為了良心的平安，為了誠實，他付出了代價。

誠實雖然吃虧一點，雖然要付出代價，但會蒙上帝喜悅，蒙上帝祝福。一個誠實的基督徒，上帝要顯大能幫助他：「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歷代志下十六章9節）

我們若向祂心存誠實，祂的大能就幫助我們；我們若不誠實，祂的能力就離開我們。

主的僕人薛玉光先生在傳講這一句經文時說：「我多年來留意到一件事：一些傳道人成功，一些傳道人失敗，成功的都有誠實的

美德，失敗的都有不誠實的缺德，幾乎是沒有例外的。」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我將這句經文寫了貼在書桌前，讓它隨時提醒我自己。」

主耶穌曾指出祂的跟隨者行的那條路是比其他人的困難：「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馬太福音七章 13—14 節）

許多人喜歡行容易行的路——又寬又大的路。而主耶穌要我們行一條比較困難的路——又小又窄的路。行這條困難的路，就必須付代價了。為了行窄路，有許多基督徒寧願放棄了許多可以享受的權利。

一、電視：有很多基督徒很喜歡看電視；因為看電視的緣故，連讀經、祈禱的生活也受了影響。

我常覺得，信徒家中的電視機，像是伊甸園裏的那棵分別善惡樹，上帝要看我們的心是向着誰：是向着電視，抑是上主。這是一個很大的試驗。

看電視是「合法」的權利，但你若發現電視對你有不好的影響，它搶奪你太多的時間，腐化你渴慕真道的心，你是否願意付代價，放下這個權利？

二、彩券：也有不少基督徒買「獎券」及「彩券」。世人說：「人無橫財不富」，基督徒是否也有這種不正確的思想？

基督徒看見別人中彩，也起了貪心，這就不對啦：「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六章 10 節）

世人行的路，若不對，基督徒就不要行。做基督徒的代價就在此。

基督徒的三角觀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西三23）保羅這句話，把「我」與「主」與「人」的三角關係的微妙道出來了。

基督的人生，是以這種三角關係織成的。

一、基督徒的人生三角觀

青年人常愛問一個這樣的問題：「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報章的「服務版」，所提供的答案離不開是「服務人羣」。這答案太簡單，缺乏深度性的探討，不能滿足青年的需要。人生在世，服務人羣是沒有錯的，但這種「人生觀」只是「平面」的，只涉及人與人的關係；而基督徒的人生觀却是「立體」的，因為基督徒看這個問題，也把神放進去。

服務人羣的動力從神那裏來。基督徒捨己愛人，總是有一個動機：爲了愛神，爲了榮耀神。這個動機所發出的動力是很大的，我相信李文斯頓、史懷哲……會到黑暗的大陸去，必定受這動力推動。

基督徒持久的耐力是從這種動機產生的。人的興趣不一定能持久不變；人憑興趣做事，興趣一失，就失去了幹勁。

筆者這兩三年來，在當地的一家報章投稿，該報某專欄，所刊幽默輕鬆雜文，頗受讀者歡迎，一時投稿的作者甚踴躍，但時至今日，許多「老將」去了哪裏，我仍斷斷續續的執筆，我細心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一個「動力」推着我，我恐怕也早擱筆了。

那個動力（動機）若用四個字濃縮起來，就是「榮神益人」。這是基督徒人生的「宗旨」。

福音三的人搜封督基，二

人愛與轉愛（十

下標概，（87四壹陸）照概的愛景轉。人愛又，轉愛封督基

到，的歸流果是也的，愛轉轉轉是圖畫人部 人愛轉本，愛轉轉

。的顯亦，的轉自景常而愛的人原因，的歸手法不

的「顯誠」景不也愛也也。愛轉景的大的顯人，愛轉的關人

：景的小也，的關亦圖一感寫寫好。

也景的，千景的圖中存景的，力景的對轉多也一，又一許

何也：來喜景不顯的，的顯印三也，的顯也：顯半千

自何也：也了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味也

顯察不再也，也福吉，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了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來，了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人愛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也也也：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顯也也，轉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也也也，人愛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也也也，而上的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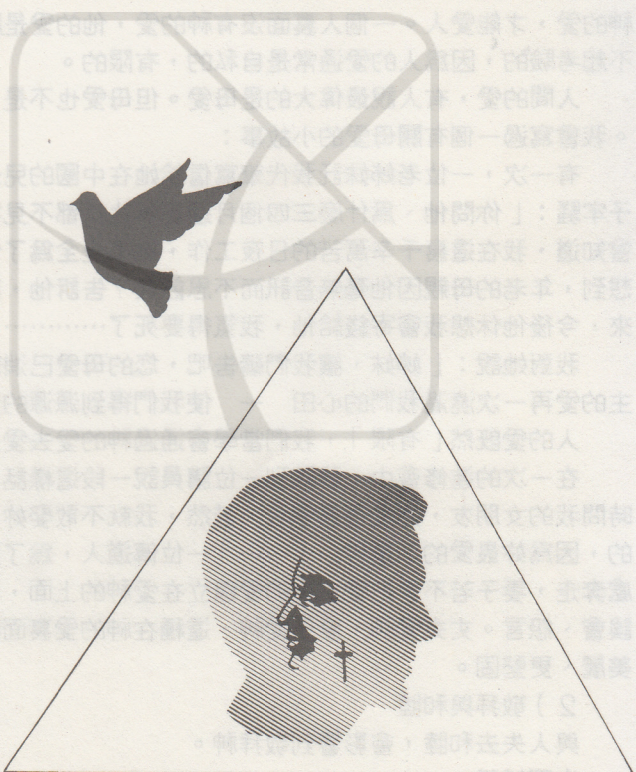
也也也，的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顯也，的顯也

。轉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顯也

，顯也，的顯也，的顯也：顯也



二、基督徒對人的三角觀

1) 愛神與愛人

基督徒愛神，又愛人。神是愛的源頭（約壹四78），汲取了神的愛，才能愛人。一個人裏面沒有神的愛，他的愛是脆弱的，經不起考驗的，因為人的愛通常是自私的，有限的。

人間的愛，有人說最偉大的是母愛。但母愛也不是「無限」的。我曾寫過一個有關母愛的小故事：

有一次，一位老姊妹託我代筆寫信給她在中國的兒子，她滿肚子牢騷：「你問他、爲什麼三四個月連隻字片紙都不見寄來？他可會知道，我在這裏千辛萬苦的日夜工作，還不是全爲了他？他可會想到，年老的母親因他毫無音訊而不思飲食？告訴他，若再不寫信來，今後他休想我會寄錢給他，我氣得要死了……………」

我對她說：「姊妹，讓我們禱告吧，您的母愛已消耗盡了，求主的愛再一次澆灌我們的心田——使我們得到源源的供應！」

人的愛既然「有限」，我們當學會通過神的愛去愛人。

在一次的進修會中，我聽到一位講員說一段這樣話：「我年青時問我的女朋友，妳是否最愛我，若然，我就不敢娶妳，這是危險的，因為妳最愛的不是神……………」一位傳道人，爲了主的聖工到處奔走，妻子若不會把愛丈夫的愛建立在愛神的上面，一定有許多誤會、怨言。丈夫愛神，妻子愛神，這種在神的愛裏面的愛情會更美麗、更堅固。

2) 敬拜與和睦

與人失去和睦，會影響到敬拜神。

主耶穌說：

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有一位姊妹最近靈裏很不釋放，原來與團契中幾位團友有了「意見」，每次聚會失去過往甜蜜的感覺；但當她與那幾位團友拆了那堵阻隔的「牆」之後，她重享團契生活的甘美。

主在上述那句話中，似乎十分強調「先」字；這個「先」字，不但含有先後次序之意，同時點出向人實行「和睦政策」，需要有主動道歉的勇氣。

與人不和睦，禱告也受到阻礙。這是使徒彼得給我們指出的。
(彼前三7)

三、基督徒對事的三角觀

一個問題(事情)發生，我們不應把問題「孤立」，應該想一想：這件事與神的關係如何？

1) 得罪人即得罪神

當約瑟受到主人波提乏的妻引誘時，他立刻想到神，說：「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他似乎應該說：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妳的丈夫波提乏！但約瑟是個認識神的人，他清楚明白得罪人即觸犯到神。大衛王也懂得這種「三角關係」，當他佔了別人的妻子後，悔改認罪，說：「我向祢犯罪，惟獨得罪了祢。」(詩五十一4)

2) 逼迫教會即逼迫耶穌

掃羅捉拿基督徒，逼迫教會，在大馬色的路上，耶穌向他指出「逼迫教會，就是逼迫我。」(徒九5)這一句話使在苦難中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受苦的不單是教會，主也與我們一起受苦。教會不

孤單，因有主同在。

3) 作在人身即作在主身上

論到審判的日子，耶穌說：「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廿五40）我們愛心的善行，主必記念。所以，「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六9）

四、基督徒祈禱的三角觀

1) 從下轉上

一個基督徒應懂得「交託」，將一切從人、事、物而來的難處重擔交託給主。交託就是將接到的轉手給主。曾看見建築工人拋磚，地上的一個工人將磚拋給二層上面的一個，二層的工人接到磚立即將磚拋上三層的；如果二層的工人接到磚「不捨得」往上拋，下面的磚繼續拋上來時，必定「無手」接，可能會被拋來的磚擊傷。基督徒好像站在二層的人，下面有「磚」拋來，接住，馬上拋上去，這就是「交託」。「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7）

2) 從上轉下

很早就有人把禱告比喻作「呼吸」。當我們來到主的面前跪下，「呼」——呼出我們的污穢，認罪悔改；「吸」——吸進上頭給我們新的力量。我們藉着禱告支取上主的恩典能力，然後將從主那裏得到的恩典與別人分享，這種生活，顯然是從上轉下的。主耶穌說：「你們要給人。」（路六38）如果我們不懂得向「上面」支取，就沒有什麼可以供給人的*

基列的乳香

當我們在苦難中，有時主直接安慰我們，有時主也藉着人安慰我們。有時藉着一本書，一篇文章，一篇講台信息，一次愛心的探訪，叫憂傷的靈得安慰。筆者最近靈性進入一個低潮，主藉着肢體的探訪，交通，心靈頓時得到安慰。不要以為常有機會站講台，事奉主的人，就很剛強，不需要勉勵，不需要交通；他有軟弱的時候，他需要大家的勉勵、安慰、代禱。父母常安慰兒女，但父母何嘗不需要兒女的安慰？老師常安慰鼓勵學生，但老師何嘗不需要學生的安慰鼓勵？傳道人常安慰鼓勵會友，但傳道人也需要會友的安慰鼓勵。有一次我接到一位傳道人的信，信中有句話：「傳道人只有常到主前得安慰，因會友只知領受傳道人的安慰，不了解傳道人的苦處。」腓立比書二章一節至二節給我們看見：彼此勸勉，彼此安慰，彼此交通是需要的。

我們應該關懷別人，見到需要安慰的安慰他。

但我們自己也需要別人的安慰。當自己軟弱時，別人安慰鼓勵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要學習『接受安慰』。有些人，自尊心很強，不易接受別人的安慰。別人探訪他，安慰他，他總是把心門關閉着——把自己的心靈封閉起來，不讓甘露去滋潤他枯乾的心靈。

其實，安慰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約伯記，記載約伯受苦時，有三個朋友來安慰他。第二章十三節，給我們看見這三位朋友七天七夜不說一句話，他們不懂得說甚麼安慰的話。

七天七夜後，他們說話了，他們說的話，不但沒有安慰約伯，反而使約伯心中更難過，約伯有些反感，說：『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16：1）。』

怎麼安慰人，反叫人愁煩呢？

因為不會安慰。他們一直說話批評，頂撞約伯，說約伯受苦，是因他的不義（罪）。

整本約伯記是討論一個問題：人受苦的原因何在？三個朋友都認為是因着罪，約伯認為不然。辯論的結果，上帝作一個結論：約伯的觀點比他三個朋友更正確。

約伯受了一場苦難，他自己作了一個結論：「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42：5）。

這個結論就是受苦的意義。

約伯在受試煉痛苦中，需要的是有人能了解他。可是連他最親近的太太都不了解他、同情他。他太太對他說：「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麼？棄掉上帝，死了吧！」（2：9）。意思是說：你這樣愛主，也受到這麼大的苦難——一日之間，牛羊產業被搶奪，兒女意外喪生，自己又全身生滿毒瘡。你還要信主做甚麼？這樣的主，還信得過嗎？約伯太太的信仰是：「光明時日，要耶穌；黑雲滿佈，就離開耶穌」。

但約伯却持守他「黑雲滿佈更需要耶穌」的信仰。他有深度的信仰從他口中說的這句話看得出來：「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2：21）。

在苦難中，太太不了解，朋友不同情，約伯當時的心境相當苦，他對那三個朋友說：「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21：1）。

約伯需要一個傾訴的對象，有人肯聽他訴苦，他心中就得安慰。「輔導心理學」一書中，有一個討論的題目：「專心傾聽」，其中指出：輔導者最大的一種耻辱，就是自己竟沒有聽清楚別人講的是甚麼，因為他未全神貫注受輔導者。

如果說三個朋友是在【輔導】約伯的話，那末，他們的輔導失敗了，因為他們並沒有【專心傾聽】。

最近，每月一次到一小地方參加聚會，只有一兩個人參加；有一老弟兄常常來。有時只有他一人來，我就靜靜聽他訴苦。他兒子最近車禍喪生，他悲痛欲絕，而媳婦又常頂撞他，他有苦無處訴。當他找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時，他的心靈舒暢多了。聽他講完，才唱詩，禱告，以主的話彼此勉勵。

其實，我們最大的安慰是從主那裏來。主藉着人的探訪，藉着講台信息，不過把我們帶到主的面前，享受主自己的安慰。真正安慰人的是主自己的話，主自己的靈。

我認為最大的安慰，莫過於詩篇二十三篇第四節：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主的杖主的竿都安慰我。

主的杖：主愛的鞭子落在我身上，表明祂愛我，我們知道主因愛我們管教我們，我們得的安慰沒有比這個大的。

主的竿：不停帶領我，知道祂在前頭引領，我們不必『借用明天的太陽』，不必憂慮明天，將自己一生的前途交在祂手中，我們有這種安全感，沒有安慰比這個更大的。*

一滴晶晶然的淚

哭，是內心一種流露出來的言語，這種「言語」比口說的，比筆寫的更真誠，更逼切。

記得年幼時不聽話，母親一流淚，我的心就軟了，她的淚比籐條，比責罵更有力。

『耶穌哭了。』（約十一35）這四個字所包含的意思，比千言萬語所表達的更豐富，更深切，難怪有人說這節聖經中最短的經文，却是最「偉大」的一節。

聖經沒有記載過耶穌笑過，却描述過耶穌幾次的哭。祂被稱為「憂傷之子」，祂在世的時日是那麼的短，祂要作是那麼的多，祂似乎沒有時間去「歡笑」；祂工作，工作到連吃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祂怎能「歡笑」呢？——眼看許多的人，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祂怎能「歡笑」呢？——看見耶路撒冷城落在危難之中！

祂哭了，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祂哭了，祂爲了人類落在危難中而不知覺而哭；祂哭了，流露出祂對人類的愛心和關懷！

主耶穌會爲祂那個時代的人哭，祂如果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你想，祂會爲這個時代的人哭嗎？

我們這個時代是個怎樣的時代？

是一個邪惡，危險的時代。（參開弗五16，提後三1）

而這個時代的人，不知自己在危險中，照常過喫喝嫁娶的生活。情形跟挪亞時代的人一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主說這話，指示我們：挪亞時代的人如何只顧作樂，不知道洪水來的「危險」，現今時代的人也如何不「理會」主再來時要遇到的災難。

我們這個時代，需要像主那樣會為人的危難而哭的人。

有人曾為一個國的危難哭泣。中國在清末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加上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內亂外侮，民不聊生，這時有一個人，想要救拔「這艘快要往下沉的破船」，但無能為力，只好把他的抱負寫成一本書——「老殘遊記」。劉鶚先生在序文裏說：『……………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有人曾為世紀的悲劇哭泣。她是張曉風。她寫完「給你瑩瑩」一書後，在序文裏說：「這本書不是甚麼，它只是一滴晶晶然的淚，為世紀的悲劇流下。如今，書是寫完了，而不完的是對年青一代瀝血之心的關懷。」

有人曾為城市的罪行哭泣。我聽見她，蘇恩佩，獨自哭泣的聲音：「……………在有陽光的日子我仍然在天台上踱步。想到這個城市每分鐘所發生的血腥的罪行，我的心就痙攣。我為我的城市而哭泣。」接着她作了這樣的一個禱告：

「神阿，我能為這城做甚麼？」

而我為了甚麼哭泣過？

我很少哭泣，我為我的不會哭泣而難過。

於是我禱告：「主阿，求祢充滿我祢加略山的愛，叫我有淚可流！」

爲甚麼他們會爲國家、同胞、城市來哭泣，而我卻不會呢？我想：我一定缺少甚麼——不是別的，是主的愛。

有愛，才有「痛苦」，有痛苦才會哭泣。

主若不是爲了愛，關懷耶路撒冷城中的人，他們落在危難中，主必定不會爲他們焦急、痛苦而流淚。

有一次，我的一歲多的亮兒跌倒，眼角受傷，我心痛如刀切。爲甚麼？因爲亮兒是我所疼愛的，他的痛成爲我的痛。

別人的孩子跌倒受傷，我會心痛嗎？很多時候：「不會！」爲甚麼？因爲我們沒有把夠深的愛放在別人身上！

只有一顆有愛的心，才能爲別人哭泣。

愛的井裏有豐盈湧溢的淚水。

而我們的「井」常是枯乾的！

「主阿，求祢的愛充滿我！」

一位傳道人說：「今天的教會缺少的不是台上的講道，也不是一般的事奉；今天所缺少的是人的眼淚。」

「巴不得我們有一對會流淚的眼睛，叫我們爲今天的靈魂哭，爲着邪惡的世代哭，爲着罪惡的社會哭，或者爲着教會的荒涼哭，求主給我們有耶穌基督的心腸。」（吳勇語）

張曉風姊妹說得好：

「哭泣也許並不算一種武力，但我們的世界多麼需要一些爲着人類的厄難而哭泣的人。神聖的眼淚永遠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之一。」

願「耶穌哭了」的形象深刻在我們心裏。

祂果與凡人不同

我下面的想法，只是一些「假設」而已：

一、假如我是耶穌，首先我要拒絕天父的差派——差派我到這世界來。原因如下：

1) 許多人都嚮往天堂的福樂，不願多逗留在這世上，我何苦要從天堂來到這罪惡、痛苦的人間呢？

2) 這個世界既不可愛，世人何嘗可愛呢？天父差派我到這人間，是要我去愛世人，去拯救世人。其實，世人那一點值得我去愛，值得我去拯救？

(而耶穌却順服天父的旨意，降世為人，這使我深深感到驚奇的，正如聖經所說：「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約壹四10)「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二、假如我是耶穌，我一定要向天父提出抗議。因為：

1) 我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我，真是豈有此理，正如一個有錢人，在金馬崙高原有一間別墅，有一天他到別墅去住幾天，別墅的管家不接待他，叫他睡車房那樣，我來到自己的地方，我得到的是「客店沒有地方」的接待。

2) 我抗議我的出身不是貴族，只是默默無聞的一個平民。我是堂堂上帝的兒子，不生在王宮裏，也該生在貴族家呀！我不能忍受我在一木匠的家生長。我為甚麼不是坐在冷氣室裏的白領階級，而是在烈日下晒着流汗的藍領階級！

(而耶穌却一點沒有提出什麼抗議，反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祂本來是富足的，却為別人成為貧窮。祂是甘心為別人成為貧窮的。)

三、假如我是耶穌，在魔鬼面前，我絕不認輸。魔鬼在曠野試探我：

1) 叫我把石頭變成食物，我要立刻變給牠看。原因有二：

①因我禁食了四十晝夜，餓到要死了，肚腹重要，「民以食爲天」嘛！

②魔鬼懷疑我行神蹟的能力，我就行給牠看。

(而耶穌不把石頭變成食物，對魔鬼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祂指出：人不應只追求物質生活，人是萬物之靈，有靈性生活的一面，而且靈性生活比物質生活更重要。)

2) 魔鬼叫我從聖殿頂上跳下來——我一定跳給牠看。這「空中飛人」比甚麼馬戲團的都精采。這樣，便一鳴驚人，一日之間，名聞天下。這是出名的最好辦法。許多人佩服我，都跟隨我了。

(而耶穌不從聖殿頂上跳下來，祂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用現代的眼光看：基督徒學生，考試不好好用功準備，却希望上主給他行個神蹟，考個優等。這是試探神。事業不腳踏實地去幹，却希望上主給他行個神蹟：有好的收穫。這是試探神。)

3) 魔鬼叫我向牠俯伏下拜，牠就會賜給我世界一切的富貴榮華。這我要想一想：只要拜一拜，就能得到這麼大的報酬，那裏去找？不要緊，拜一拜罷了，就會發達——這樣就不再貧窮，不再給人看輕……

(而耶穌對魔鬼說：「撒但退去吧，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耶穌沒有俯伏拜魔鬼，全世界的金銀珠寶也買不到耶穌的一拜。那個不拜是在神面前的立場，表明自己的身份，若拜就是出賣身份，與魔鬼妥協，從此屬於魔鬼黑暗權勢之下的了。)

四、假如我是耶穌，在人面前，我也不認輸。如果別人打我一拳，我踢回他一脚。有人打脫我一隻牙，我還手打回他，這叫做「以牙還牙」。以牙還牙是頂公平的嘛！

（而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禱告。」）

有一位醫生參加一個醫學會議，受到別人的攻擊，他還沒有還擊，反而說：「很抱歉，是我不好，我的著作的一些內容令你這麼激動……」這就是「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的策略，這「策略」使他反敗為勝。孫大信先生講過一個比喻：一棵果樹，你踢它，它沒有還手，反而掉下果子來讓你解渴。）

五、假如我是耶穌，我就不用那麼煩，要時常禱告。我是神的兒子，我是個最完全的人，別人或許需要禱告，我可不必啦。

（而耶穌却令人感到意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可1：35）祂以人子的地位，給我們擺出一個禱告的榜樣。）

六、假如我是耶穌，那次在山上面貌改變、衣服潔白放光，與摩西、以利亞兩人談論我去世的事的當兒，我一定會考慮一下，就在那個時候升天離世，多好，不必那麼痛苦要走十字架的路。

（而耶穌沒有就那樣升天離世，祂面對十字架的苦杯，說：「我父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祂勇敢地面對十字架。）

七、假如我是耶穌，我一定忍不住從十字架上下來。因為忍受不住：

1) 釘身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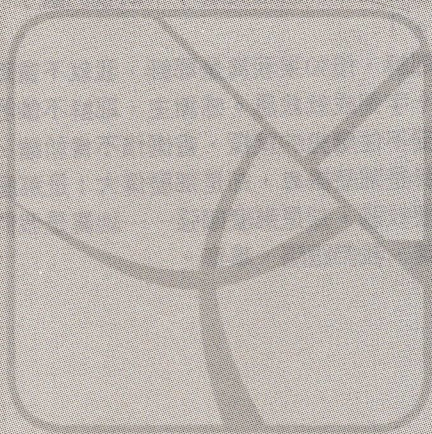
2) 肉身的痛苦還可忍受，最難受的是與天父隔絕的痛苦，因全人類的罪都壓在我身上，以致我會喊着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3) 被人譏諷的痛苦：「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而耶穌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一直到祂說「成了！」——救我們脫離地獄的痛苦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為我們鋪了一條到天上去的路已經完成了。」

我假設我是耶穌，但如果我真是耶穌，我就不會降世、生在馬槽、受盡痛苦在十字架成就救恩。感謝主，耶穌不像我那樣：會「以牙還牙」，會受不住魔鬼的試探，會懶惰不肯祈禱，會怕受苦。

我們的主耶穌是那麼謙卑，却是那麼偉大；是那麼貧窮，却是那麼高貴；是那麼軟弱，却是那麼剛強……祂真是我們的救主，配得我們敬拜、讚美、我們跟隨、事奉。



第二輯：綠的記憶



綠的記憶

在高原。

別墅在山邊的斜坡上。多年前，在湖畔垂釣，那半隱的綠色樹蔭裏的小別墅，使這山光湖色更富詩情畫意。

如今，我竟在這小別墅前的樹下，迎着山風山色，把生命的痕跡留下——寫日記。

打開舊的日記，裏面有一片片綠的記憶：

一九七〇年 × 月 × 日

來高原不覺一年多，我慚愧自己不能將一些霧，一羣山的氣息貯藏在筆管裏，然後像張曉風那樣注進「地毯的那一端」裏，讓忙碌在鬧市的人一開卷就看見一座座青山，就聞到一陣陣揉和着花、草、雲樹的氣息。

就讓我的筆管空着也罷了，但願心靈天天充實着，充實羣山所充實着的。山教導我這句古老的話：「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被綠和綠包圍，與靜和靜相聚，已經慣了；我下平原，恐怕不慣於被黃和黃包圍。在綠和綠的中間不被黃迷惑，那是沒有甚麼值得稱許的；我佩服那些在黃和黃之間生活的而不被染黃的人！

但願心裏常常有山，有綠，無論在甚麼地方。

那次垂釣於湖畔，「釣」到了一首小詩：

巴士上載着一份閒情

由蜿蜒的山路載向湖畔

山投在湖的懷中甜蜜細語

不管山邊農家吠犬傳來的妒嫉

垂千斤忍耐於湖心

聽湖底裏的秘密

浮標的鈴不响，
 沒有友誼的手叩門
 想：釣靈魂，站在末世的岸上
 福音的浮標靜靜數着沉下的次數
 靜靜，三百六十五日
 我執着魚桿
 飽餐雲山、湖波、夕陽
 釣一籊喜樂，靈感而歸

至今，我仍堅持那一份「靜靜，三百六十五日，我執着魚桿」
 的固執。

七、八年前，我執教於高原某間小學。我在學校開了一個兒童聚會，那時，孤軍作戰，做到又辛苦又灰心。現在W信了主，M信了主，還有L的姊姊、C……………都信了主，真體會到一件事：「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先知以賽亞消極地說，誰知，七百年後，他所傳的信息，感動一位太監歸主，跟着太監把福音帶到非洲去。「屬靈工作不能以目前的得失來衡量……………」我牢記着一位老傳道的話。

這次趁着兩三天的假期，應約到高原講福音，聚會是在一位老弟兄的家。這位老弟兄信主時，願意把家中的偶像除去，我跟幾位弟兄到他家，禱告後，就拆除他屋內所有的神龕。屋外還有一神龕（搭上防風雨的蓋，如一間小屋），是幾家共用的，老弟兄因為是自己搭的，所以也要拆掉，當地居民十分迷信，我們用斧頭把「小屋」砍掉，并放火焚燒，老弟兄家在山坡上，居高臨下，火一燒起來，全村的人都看見。第二天，村民到處議論紛紛，多表憤怒，說老弟兄公然如此冒犯，必定會有不好的結果。

過了七、八年，老弟兄還維持着他初信主的熱誠，願意交出自

己的家作「佈道所」，這次佈道會，他逐家去發單張，勇敢地為主作見證。

他有一女兒，在本地一間小學當臨時教師，課餘講福音給學生聽，校長（也是村長）表示不滿。後來這位村長病了，在醫院留醫，他當護士的女兒（已信主）向他傳福音，臨終決志信主。村民因為他們所尊敬的村長也信了主，對基督教的態度稍有改變——不像過去那麼反對了。

這次上高原，七、八年前常走的那條山路又出現在眼前，我想起了由這山路給我的靈感寫成的一段話：

在山路遇到蛇，一點也不驚奇，因為在行山路時，心理上已有了個準備，知道山路兩旁的地盤盡是牠們的「天下」。我並沒有因為路熟了而不作戰兢的提防。在這種寧靜的環境，我想盡是鳥語花香多好；可是「蛇」的陰影總難抹去。我沒有忘記伊甸園裏面那條蛇的相貌；我更沒有忘記保羅在荒島如何甩掉那條毒蛇。我不應希冀自己走的那條路上無毒蛇埋伏着，我只希冀自己能時刻做醒倚靠上頭來的智慧力量勝過牠。

在高原，我有一片片綠的記憶，願這些言語常綠着。

他成了我，我成了他

在車廂裏，我仍在默禱：「主阿，我只是個卑微的器皿……」（每次要準備上臺講道，都感到自己的軟弱不配。）

車到了禮拜堂的門前，下車，我步上石階，我的領帶在微風中搖擺着。（「主阿，求祢將要得人稱讚，要建立自己名聲的存心除去，求祢只叫我討祢的喜悅……」我心裏默禱着。）

禮拜堂裏的人站着，坐着，聚會時間快要到了。

第一次被邀請來這裏講道，不了解擴音機的聲量機能如何，不知道自己要講的信息是否適合他們的需要，平時上講臺前已夠緊張了，加上其他複雜的顧慮負擔，使我不得不更加倚靠主，禱告說：「主，不再是我，是祢，我已『死』了，求祢彰顯祢的榮耀……」，這時，真有幾分殉道者臨刑的心情。每次講道，我戰兢在主前，覺得講一次道，就像要去殉道一次。我聯想到「追隨基督」一書中的幾句話，潘霍華說過：「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召他來為祂死。」死的形式有許多種，不過作基督門徒的真諦可說完全包括在這句話裏面了。

接過「崇拜秩序」單，發現報告欄裏寫着：「今日主日得蒙某牧師來證道並主持聖餐，特此致謝。」

一種尷尬的感覺像一陣寒風侵入我全身每一個細胞。

擺了一個小烏龍。原來我被安排在晚上另一個聚會講，不是現在講。——我以為「傳道會」聚會就是「主日崇拜」。現在是「主日崇拜」，是大堂聚會，參加的會友很多；「傳道會」，是個較小的聚會——在另一個地方舉行。

「你只是被邀請到小會堂講道，現在你竟想來大堂講，……」我的耳旁似乎聽到有人這樣譏笑着。（其實是自己心理作祟）

我忽然發現我這時刻需要主更大的扶助力量——比上臺講道所需要的更大，於是我祈求主使我在這次「意外」中學習到功課。

我把我的注意力從「自己」轉移到那位牧師身上。他打着領帶，我也打着領帶（只有他和我打領帶，主席和會衆都沒有打），他來講道，我也來講道，他和我有許多共同點。我開始用想像力去體會他的感受。

「你有爲他禱告嗎？」心裏湧出了這一句話。我今天爲講員禱告的心情比平時真誠得多了。自己講道，就拼命禱告，也希望有許多人爲自己拼命禱告。可是只有少部分的人肯很真誠迫切地爲講員禱告。

這次，我很真誠地爲要上臺的講員禱告。

我想：等一下，他就要上臺講道了，他代替了我去緊張，去戰兢，因此我感激他。他上臺的感受我完全替他嘗到了，我人雖在臺下，却像跟他上了臺一般：我成了他，他成了我。

他講得非常好。我在臺下領受很多，他講章的結構，講每一句話的「用字遣詞」我都替他留意，我怕他講得不好，我有「他講得不好就等於我講得不好」的感覺。

我本來是來講道「施教」的，現在却做了「聽衆」受教，我覺得獲益之多，是平時少有的；平時我們只注意到「施比受更爲有福」，現在我却能體會馬利亞安靜領受之福份。

「幸虧他講……」心裏想，如果自己講，恐怕無法講得那麼好。後來糾正了剛才的想法：不在乎誰講，而在乎那人是不是被神用。

剛才在感受上：我成了他，他成了我。但當聽完他講道後，我又覺得：他是他，我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因爲他鎮靜的臺風，我沒有；他的幽默風趣，我沒有；他的單純虔誠，我沒有；

站講台的感受

講台是一個供應會眾屬靈糧食的地方，站講台的人，就必須是一個有「東西」可以供應出來的人。

站講台的人如果自己靈命貧乏、枯乾，就不能「餵養」別人，站講台一事，對他來說，是一個「重擔」，每週拜三祈禱會，主日大堂聚會，準備講章時，愁眉苦臉，勉強的東抄西抄，把別人的東西搬過來，講得辛苦聽的人也感到乏味，講台的供應一差會友的靈命出問題，教會跟着產生許多問題。

傳道牧師應該看重講台，不可隨便上講台，上講台應要有充份準備，禱告、默想、搜集材料、整理、編寫、熟記，每一段話，每一句話都應好好禱告，每句話都為主講，也為着羊羣的需要講，應該有這種心情，這種態度。不是只在屬靈的刊物和參考書上抄下別人一篇「完整」的講章，覺得那講章好，一定可以造就會眾，上台就一句句宣讀出來。通常宣讀別人的講章，都缺乏感力，內容雖然「完美」但只使人覺得不過是「字句」。有些牧師傳道工作太忙，沒有好好準備講章，就這樣用別人的講章，講台的供應當然不合理想。

其實講道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不是普通人可以勝任愉快。他必須是一個愛主的人，常常接近主，常常進修，他必須在靈命正常的狀態下才可以準備講章，和站講台。如果他的心被「世俗」侵佔了，不在「主裏面」，他就很怕講道，他的心境不適合講道。他要講道，就必須跪下來，對付自己破碎自己，讓聖靈佔有他整個人，他必須要在主面前對自己的心靈作一番「調整」的工作，這樣他才能作主的器皿，才能成為主信息的出口，主的信息才會臨到他，藉着他傳達主的心意。

我是一個平信徒，沒有讀過神學只是自己摸索、閱讀、進修，主給我一些講道的機會，我多少體會到講道是什麼一回事。我承認自己沒有口才，一個沒有口才的人要上講台講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不過，就是因為上台沒有把握，就會逼使我在上台前作更多的準備工夫。多準備，多禱告，熟記自己要講的每一句話，可幫助我的「怯場」，可以幫助我講得清楚有力。有時準備得不夠，講得不好，下台心中很難過。

講道，對我來說，是件苦差，但經過掙扎、戰戰兢兢禱告、準備、上台，講得「順利」（釋放），心中享受到一份甘甜，一份喜樂。講道對我簡直是近乎「冒險」。冒險後平安無事，自己盡了力量去幹，苦後甘來的味兒却是在「安逸」時所嘗不到的。我生活太安逸時，沒有掙扎，也失去緊緊倚靠主去奮鬥的心，在最「安逸」的生活中，心靈感到不「安」。假期蒙主安排出外領退修會，要講三堂或四堂的道，講一堂就像上一次戰場作戰，仗一場一場地打，那時的心情，一方面緊張、恐懼、戰競，另一方面主却給我享受到屬天的安寧、喜樂、滿足、豐富，是平日所享受不到的。我若不「敢」接受「挑戰」，迎向屬靈的戰場，我就會在退縮的情況中「醉生夢死」了。有爭戰才有勝利。爭戰是艱苦的，是須要冒險的，所以很多人覺得可免即免，何必那麼苦，寧可選擇「安逸」；結果，就失去了主的祝福，不能作一個有用的基督徒。

我講道，是要幫助別人，誰知，却先幫助了自己。「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提前四16），「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啓十二11），那是另一件事；我得到的幫助是：自己的靈命先得到供應，因要準備講章，更多的對付自己，更多的親近倚靠神，我進入一個靈聖充滿、管制的狀態，我享受主的同在，我可以靠主打那屬靈的仗，因我先打勝了自己。

兩封不敢寄的信

最近我寫了兩封信，封了口，貼了郵票，但始終沒有拿去投寄。爲什麼？信既然寫了，爲什麼不寄？可以說沒有「勇氣」。記得那天早上（是主日），寫了那兩封信，便去參加禮拜，在聚會中，心靈常被那兩封信裏的話打擾着，沒有好好的聽道，心裏總有點不安，想：要寄，還是不寄？結果決定不寄。理由是：心中感到不安的事，最好不要勉強做。（不安的因素是什麼，有時不能不追究。）

現在過了十天，拆開信來讀，冷靜地讀，覺得信中的話並沒有什麼令自己不安的，也許寄了，對收信人起了「好」的作用也未可知——只是我老是往「不好」那方面想：他們能承受得住那麼坦誠的勸告嗎？若他們承受不住，我們傷了「感情」……。你看，當我要學習在主裏彼此勸告糾正時，就有那麼多顧忌。我們向來不習慣於「坦誠」，我們肢體的相交談吐，總是那麼「圓滑」——但總使人有「躲躲閃閃」的感覺。一旦要「坦誠」起來，難免有怕得罪人之顧忌。大概是這一份顧忌促使我不「敢」把寫好了的信投寄吧。想起來，信是大概沒有寫錯的，現在把兩封信抄錄於下，您看看有沒有寫錯？——

第一封

××主內平安：

昨天到府上訪你，你答應晚上參加青年團契聚會，但你沒有實踐你的諾言去參加。

請原諒我，爲了主的緣故，說句坦誠的話。你要稍微留意自己的「諾言」，你答應過別人，就要盡力履行。



記得有幾次你答應了的事，你沒有做。有一兩次，你答應了要寫稿，但拖了又拖，你還是沒有寫成。你有兩次答應要參加青年團，結果你說因為……而沒有去。你沒有看重你許下的諾言——這對一個基督徒的品格來說，是有損害的。

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向你提出這點你要留意的事。祝 蒙恩

××上

×月×日

第二封

××平安：

謝謝你昨天給我分享的信，也容我與你分享昨天在談話中的一個感受。當我問你是否把詩稿改了投去××時，你遲疑不答，約有三、四秒鐘的時間，在感覺上那段「遲疑」的時間有三、四分鐘那麼久。說「是」，或是「不是」，不是直接了當嗎？為什麼要「遲疑」那麼久呢？大概你想在「轉彎」。主耶穌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五章三十七節）我們在品格上，實在要提防給那「惡者」留地步。你是一個愛主的人，我請你留意這一點。一個人在主裏若不誠實，神就不會用他。「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代下十六9）這是你所熟悉的經文。

為何你要遲疑，要「轉彎」呢？我推測，原因大概是這樣：你的詩給我批閱，我向你提議某些地方要修改，你自己修改後，再給我看一看，似乎是應該有的一種「程序」，但你「躲」開了這種「程序」，大概怕我對你的詩太苛刻，雖然經過一再修改仍怕我不「欣賞」，這種心理是可以猜測的，於是你就自己把詩稿投寄了。其實作品是你的，你當然有權決定如何進行此事。但昨天你的答話的

「遲疑」就說明了你處理此事之欠妥當。「謙虛」的功課還是要學習的。（包括我自己）因為不夠謙虛，……因而造成要「轉彎」的局勢。我今天坦誠地分享了這個「感受」，我想你也許覺得「難過」，但多次與你交通，你給我的感覺就是常常「轉彎」（不夠誠實）。我今天指出來，你要禱告自省，也請原諒我在主裏坦誠地提出這些勸言。祝

主祐

××上

×月×日

我會寫上述兩封信，可以說受一篇文章的影響，題目是：「鐵磨鐵」，副題寫着：「今天教會急需學習在主裏彼此勸告糾正」，我第一次讀到這類文章，所以印象特別深。

該文指出我們有兩個錯誤的觀念。

第一個：「我們長久以來，過分的看重一個重生信徒的意志和能力了。我們以為一個重生信徒具備足夠的自發性，有足夠的知識來活在聖靈裏，與主同行。但現在我們發現：重生得救，並不等於自動知道怎樣過基督徒的生活。」

第二個：「就是以為知道怎樣過正常基督徒生活，就是在過這樣的生活了。我們以為有知識，自然就有行動。但我自己越來越發覺，不論我知道多少，不論我多麼想付諸於行動，我不敢保證我確實會照着去做。基於這個理由，我們要歸屬基督的身體，要有弟兄姐妹的關係。我們要和其他能幫助我們的人，產生密切的關係。這些幫助，可能是鼓勵，可能是勸化，為使我們明白單單知識並不夠，天天的生活行動才是基督徒的實質。」

城市裏的田園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也許我們並沒有真正接受這句話，或被這句話感動。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接受祂的帶領。

當一個人不順服主的帶領時，就是他信心破產的時候。

聖經怎樣形容那些不願耶和華成爲他牧者的人呢？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賽53：6）。

「偏行己路」，就是行自己喜歡行的路。

「有一條路，人以爲正，至終成爲死亡之路」（箴14：12）。人自己認爲好的路，不一定是好的。且讓聖經矯正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

伊甸園的悲劇產生，就是因爲人不行神的路，要行人自己的路。

聖經形容偏行己路的人，如羊走迷。

今日許多基督徒走迷在城市裏。

走迷在城市超級市場的物質引誘裏面。

我們未投入城市之前，我們的信仰茁長在一個小地方的一間小禮拜堂裏。

但所多瑪城和峨摩拉城裏找不到十個敬虔愛主的人。——在鄉村做基督徒，比在城市做基督徒似乎容易些。

大城市是個「吞吃」信仰的地方？一個一個本來熱心愛主的青年基督徒投入城市之後，倚靠主，爲主活的信仰去了哪裏？在人造的三合土森林裏，更容易遇見獅子：「務要謹守，儆醒，因爲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5：8）。

我們可能躲在這種森林的某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像在伊甸園裏那人和他的妻子藏在園裏的樹林中，躲避耶和華的面，而耶和華却對我們說：「你在哪裏？」

我們失落了。失落了信仰，失落了在神裏面崇高的地位。

我們成爲物質主義和罪的奴隸。

「你在哪裏？」

我們的信仰在哪裏？——讓我們願意伸出我們疲乏的手，放在那有釘痕的手上，讓祂的手牽引我們，走前面的路。

祂願意帶領我們，因祂是我們的牧者。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城市生活的一個特徵，就是：忙碌、緊張。趕上班、趕下班，許多人在趕，許多車在趕。

緊張所帶來的內心狀態是：不安。

一個人內心不平安，就很容易患失眠症。

記得曾讀過一本書，說過有一個商人患失眠症，去看醫生，醫生却介紹他去見一位牧師。牧師說：「我給你的藥方是：每天讀詩篇第二十三篇三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讀時要用心，讀後要默想、禱告，你回去試一星期。」那商人照辦，果然生效。

城市所缺少的不是車輛和人羣，而是可躺臥的草地，和可安歇的水邊。

讓我們的心歸回田園。我們需要安寧。

當我們每天安靜在祂面前，祈禱、讀經、默想，祂就使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如此，人雖仍在城市，但心態是臥青草地、歇清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有時，我們的靈魂沉睡了。

白雪公主的故事：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沉睡着，她的小朋友都很焦急，一直等到，她所愛的王子，給她輕輕一吻，她便甦醒過來了。她甦醒了，大家爲她歡樂、歌舞。

冬天的時候，許多小動物都進入冬眠的狀態，三個月不吃不喝，靜靜的睡，靜靜的睡，一直到春雷一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那時大地回春，萬象更新，牠們跳躍、歌唱，一片歡樂。

而我們的靈魂沉睡到何時呢？

感謝主，祂使我們的靈魂甦醒，不再沉睡。祂用祂的愛祂的靈拍一拍我們，如同旭日的光照進我們的窗，喚醒貪睡的我們。

起來，不要再沉睡，前面還有許多的路等着我們的步履。——祂要爲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

義路，就是祂要我走的路。祂要我們走的路，祂要爲祂自己的名的緣故，引導我們走。

一堆待燃的火

那一晚，青年團開〔營火會〕。

天下着雨。在牧師樓前面那一塊空地中間已堆着待燃的木柴。雨從下午就開始下了，我想：〔營火會準開不成的了。〕

天黑了，我撐着雨傘，沿着那條熟悉的山路，走向牧師樓，我遠望過去，在雨中，黑暗一片，一點火光都沒有，那堆待燃的木柴，在黑暗中被雨水淋得濕濕的。心渴望着火，把冷寂驅散，把黑暗驅走。火呀火，什麼時候才燃燒起來呢？

我忽然望見有燭光閃爍着，自牧師樓的門窗照耀出來。主持人燃點了十多枝蠟燭，置在客廳中間，熄了天花板上的電燈，讓大家的視線集中在那充滿古典美的燭光上。

踏進門檻，隱約看見燭光的四周已圍坐着男男女女，我知道自己遲到了。

門外仍下着細雨。而屋內一片溫暖，唱詩的歌聲揚起了。大家圍着火，面對着火，甚麼都不想，只想着燃燒着的火，一顆顆的心都被那火感染了似的，我彷彿看見弟兄姊妹每顆心靈都着了火，多美呵，不但客廳中央有燭火，燭火的四圍也有一顆顆靈火在焚燒着。

蠟燭不斷地燃燒着自己，在黑暗中繼續負起發光的任務。蠟燭在大眾面前彷彿已講了一篇感人的道：它用它的生命無聲的在講着。

講員終於出現在靠近燭火的講台前：

讀的是一段熟悉的經文：

到了獻晚祭的時候，

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

「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華阿，
求祢應允我，應允我，
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
又知道是祢叫這民的心回轉。」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
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
又燒乾溝裏的水。

——列王紀上十八36—38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你信聖經這段事實麼？講員站在火前發出這句話，衆人定睛注視閃動着的火。阿火，我們不是渴望着復興的火嗎？「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何等令人驚奇，驚喜呵！

接着靠近燭光的講台繼續發出這樣的聲音：

「在『願火由天降下』一文中，葛培理博士說：

「今天在這一個冰冷、嘲諷真理，懷疑的時代中，上帝之火及溫暖更覺寶貴和令人注目，我心靈的呼喊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當人心因懼怕而消沉，全世界充滿了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基督徒的呼聲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當聚會漸漸成爲一種社會活動，復興之火快成灰燼的時候，我向上帝的懇切祈禱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信仰之火在我們的祭壇上微弱欲熄，我們需要同聲呼喊：願火由天降下！」

台前的燭火繼續燃燒着。四周圍着燭火坐着的人的心靈被「火」感染着。

但是，講員提高着嗓子說：「神的火永遠不降在空的祭壇上面。以利亞的祭壇上面是獻上完全的祭物，然後火才降下來。」

「各位願意看見火由天降下，但請問你是否願意將自己完全獻上？」

「復興的火在美國燃燒着，在韓國燃燒着，在各處開始燃燒着，你是否願意看見自己的教會，自己的團契也有復興的火燃燒起來？」

「我相信神不會偏待人，若我們肯獻上，主一定祝福，一定復興！你是否願意將自己獻上？」

（講員的聲音越來越切，燭火也彷彿越燒越烈。）

「各位，我們也許會這樣想：某某人應該獻上，我自己不必。請聽一位傳道人說的話：『我們各人面前都有一座祭壇。如果你不將自己毫無保留地完全獻上，神的火就不能降下。』」

（接着講員以沙啞、懇切的聲音唱——）

獻上身體當作活祭，
擺在主祭壇上，
讓聖靈火在心焚燒，
不留一點一滴。

（燭火越燒越烈，歌聲越唱越切。）

「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晚我要向大家發出一個挑戰，誰願意看見復興的火在教會團契中燃燒起來，而又願將自己完全獻上的，請站立起來，我們要祈禱。」

（這裏，那裏，陸續有人站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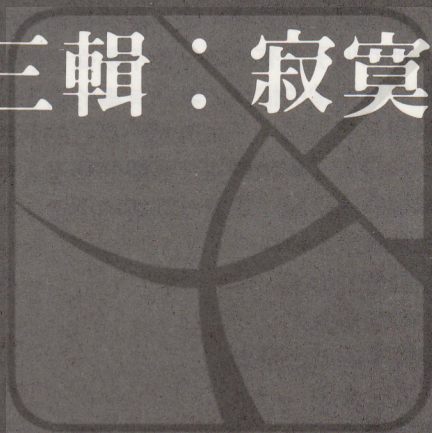
看着燃燒着的燭火，看着燃燒着的靈火，我心中默默禱告：「靈火繼續焚燒在我心靈，主……」

門外的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

也不知道誰的手腳那麼快，把門前那堆待燃的柴給點燃起來了。熊熊火光，火熱烈的燒起來了。*

（七四年五月）

第三輯：寂寞小徑



寂寞小徑

我會執筆寫下列那首小詩，是因為早上要到學校去，在汽油站旁同事的車，看見許多中學生，有的徒步，有的騎腳踏車，有的從學生巴士下車，……總之，有許多人，我看見他們穿着整齊的校服。我留意他們每個臉孔的表情，我企圖想從他們的臉部尋索到他們內心的境況。他們似乎各有心事，但不易從他們匆匆的神態中覺察出來。他們都保持相當的愉快，若無其事的樣子。果真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若無其事」嗎？一定有他們自己的「故事」。但我了解他們嗎？我要怎樣去了解他們呢？我要怎樣深入他們每個的心靈裏呢？我就在這種感受下寫了這首「寂寞的小徑」：

木木木木木木木……
許多走動着的樹木
漸漸地漸漸霧薄了：
呵，走動着的原來是人
人人人人人人人……
霧散後凝視：
呵，走動着的是每一個「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每一個「我」都是一座森林
一條彎曲的小徑延伸入森林深處
那是一條寂寞荒涼的小徑
足跡稀少

主啊，賜我冒險的勇氣
我願探入座座森林
我看見每座森林
都擁有自己獨有的紅花綠草的美麗

第一段的意象由「木」漸漸演變成人，是有根據的：馬可福音第八章，主耶穌在伯賽大醫治一個瞎子，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甚麼了？」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

瞎子開了眼，看見人「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這表示他看得不夠清楚。

把人看成是行走的樹木，是嚴重的錯誤。不但那得醫治的瞎子有這錯誤，我們一樣犯這錯誤。天天看見熙熙攘攘的行人，在這裏，在那裏，在大街，在小巷，慣了，我們不會在心靈感覺他們是需要同情的人，我們對他們沒有感情，我們視若無睹，即使「有」睹，在感覺上，他們與會行走的樹木沒有甚麼兩樣。

我起初對那班中學生，在感覺上，不過是「許多走動着的樹木」。「霧薄了」，看得清楚了。「霧」往往會使視線模糊不清。霧薄了，才看清楚，原來走動着的是人。

由「木」的意象演變成「人」，再由「人」，進一步，進入「我」的境界——這是第二段所描述的。

霧薄了，比不上「霧散」那麼清澈，所以看得更清楚，看見走動的，不但是「一羣人」，而是一羣人中的每一個人——「我」（每一個存在者）。

「凝視」二字，表示注意每一個「我」的存在，以想像力去體會每一個「我」的感受，設身處地的「進入」每一個「我」裏面去感受。頓時，我有了許多的「我」，我忘了這個小我，而進入許多的每一個「我」裏面去。他們每一個人都頓時成為我生命的一部份，我的生命也頓時豐富了起來。

在一剎那間，在感覺上，我似乎是進入許多「我」的心靈裏，但實際上，我還不認識他們。要實際地進入他們的心：還須要走一

段艱難的路程。因為在這個「不敢告訴你我是誰」的世代裏，要了解一個人，或被別人了解，都是極困難的事。所以第三段採用「森林」這個意象語來形容人的心：「每一個『我』都是一座森林」。

森林給人的感覺是很複雜的，你進入那座森林，你必須要有勇氣；而森林裏隱藏着許多東西，是你永遠不能了解清楚的。總之，森林有神秘莫測之感。以森林比作人心，是恰當的，至少我這樣覺得。

我看見那座森林，有一條彎曲的小徑；這條小徑延伸入森林深處。森林雖然神秘莫測，但還是有「路」可以進去；只是「那是一條寂寞荒涼的小徑，足跡稀少」。願意了解這座森林，走入這座森林的人不多。很少人會主動地關心你，願意深入地了解你，所以你是寂寞的。能與你深談的知心人太少了。我看見許多人的心是寂寞孤單的，所以我有去了解他們的衝動：

主啊，賜我冒險的勇氣

我願探入座座森林

是的，要探入座座森林，需要「冒險」的勇氣。你不知道，當你鼓起勇氣來叩別人的心門時，別人會開門嗎？你預備了被拒絕的苦楚心理。不過，通常別人會感激你，當你先伸出友誼的手去關懷別人的時候。

每一個「我」（每一個存在者）都是獨特的，有他獨有的個性、感情、境遇。每一個「我」都是獨有的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我說：「我看見每座森林，都擁有自己獨有的紅花綠草的美麗」。是的，人人都有其美麗；世上最醜的人，若你有愛，透過愛去看，也有他的美處。當你愛他，進入他的生命裏，去感受他的一切，你就會發現他「獨有」的美麗。

阿，主，賜我勇氣，去訪那一條一條寂寞的小徑，因為，寂寞的小徑，足跡稀少呵！*

美的營造

一個人要寫作，目的是要把心中的話說出來。

但說出來——即寫出來，有各種方式，比方聖經，裏面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用各種文體寫成，有詩歌、格言、書信、傳記……等。

通常我們寫作用的體裁有：詩、散文、小說、戲劇……等。初學寫作的人，應從哪一種體裁入手？

答：散文。一個寫作的人，必須打好寫散文的基礎。

余光中教授說：「散文可以說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証，沒有這身份証，可以說就沒有資格在文學的範圍內活動。」

甚麼是散文？當然不是指寫得很「散亂」的文章。

馬來西亞有一家報章的副刊，有一欄叫「想到寫到」，顧名思義，那些想到甚麼就寫甚麼的文章應該有投必登。事實上，並非如此，編者只選用那些想要想得透、寫要寫得精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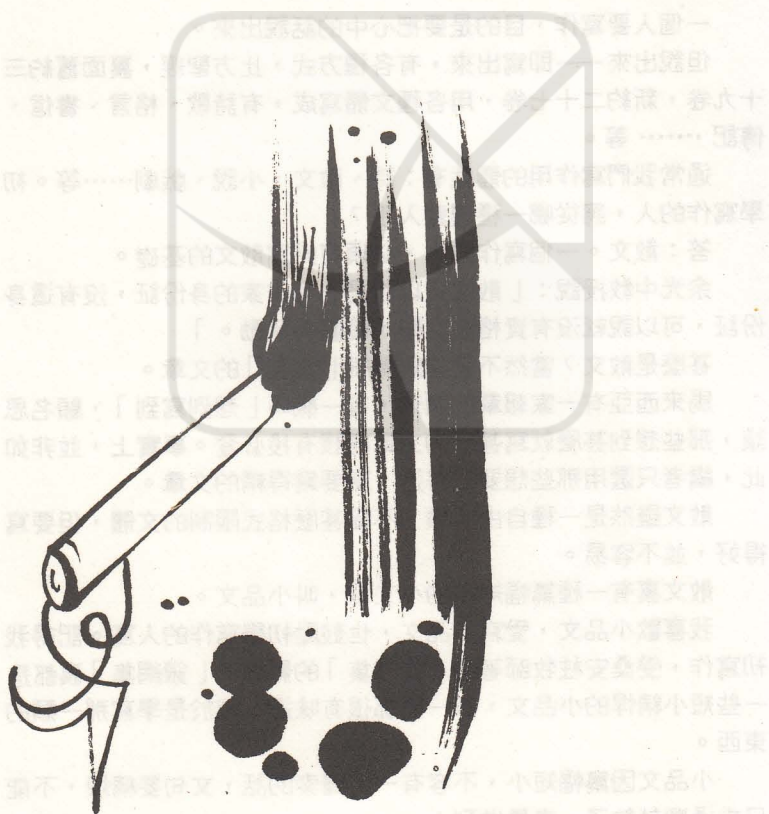
散文雖然是一種自由活潑、不受甚麼格式限制的文體，但要寫得好，並不容易。

散文裏有一種篇幅短小的小文章，叫小品文。

我喜歡小品文，愛寫小品文，也鼓勵初學寫作的人寫。記得我初寫作，受桑安柱牧師著的「銀網集」的影響，「銀網集」裏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文，每一篇都很有味道，我於是學寫那一類的東西。

小品文因篇幅短小，不容有一句囉索的話，文句要精煉，不能只求通順就夠了，盡量做到：

臺灣的美



一、文字要華美。

著名女作家張秀亞寫過一篇「錄影」，且引用來討論這一點：

偶爾閒下來，我的眼睛愛在窗外草坪上，一片綠色中游泳，而當下午，樹影偏斜，重疊在草坪上時，現出了一片深綠，那顏色美得使人心跳，使人微笑。

秋天來時，西風涼雲，陽光淡得像杯白水，斜斜的灑潑在牆角使人感到蕭瑟，而草坪上重疊落上樹影，綠得像一塊鮮活的翡翠，使人的眼睛在上面可以溫習一下春天。這使我更體會出「境由心造」一語的真義。

我們能常常保持快樂的心境，當是上主所悅樂的一種美德吧！何不更進一步在荒冷的世界上，常常微笑「重播」春天？

無可否認，張秀亞這篇小品文寫的美。第一段：「我的眼睛在窗外草坪上，一片綠色中游泳……」

「游泳」兩個字用得好，若說我愛「欣賞」或「觀看」窗外一片綠色草坪，就平淡了。

我們不是要故意標新立異，但在一篇文章中，或每一段中，有一兩句營造得比較特出的句子，往往令讀者驚喜。

第二段：「陽光淡得像杯白水，斜斜的灑潑在牆角，使人感到蕭瑟……」這樣寫當然比「陽光淡淡地照在牆角上」來得生動。

另一句：「……使人的眼睛在上面可以溫習一下春天。」這「溫習一下春天」寫得有多美！

我們說「溫習一下功課」，從來沒想到「春天」也可以「溫習」：這裏我們看到寫小品文，像寫詩那樣，要自己創造一些「超現實」的文句。

第三段：「何不更進一步，在荒冷的世界上，常常微笑『重播』春天？」

「重播」二字很有味道：

大自然界，秋天的蕭瑟，使人想起溫暖的春天，在這樣淒涼秋景裏，我們可以將溫暖帶入人間——以我們友善的微笑。

二、內容要有深度。

在文章裏出現一些意味深長的文句，令人深思，令人回味，增加文章的深度感，張曉風的「一勺水」就有這種表現：

一個炎熱的正午，我走過一條隘湫的街道，低矮的屋簷，飛揚的塵土，把人噓得透不過氣。

忽然，我看見一個瘦弱的老人走出來，抖抖索索地奉着一勺水，灑向發燙的大街，我立刻聞見一股好聞的土味，世界似乎很輕易地就清涼了許多。

老人轉身再去取水，他如果想灑完這條路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路之外仍有路，在炎熱之外仍有炎熱，一勺水是怎樣地有限！但一勺水又是怎樣地無限！

每次我想到這紛擾的火窖一般的世界，我就想起那老人，以及他的清涼的勝於一勺鑽石的水。

「一勺水是怎樣地有限！但一勺水又是怎樣地無限！」這兩句是整篇最突出的地方。

第一句的「一勺水」，她說有限，是指物質——水本身容量的有限，是平面的敘說。

而第二句的「一勺水」却另有深意，它「形而上」化了，是精神的，是指老人灑水涼街的精神是偉大的——雖然灑一勺水的行動是一件小事，但它是愛心的表現，這種愛心的容量却是無限的。作者從物質看到精神，從有限看到無限。這就是所謂「深度」。文章的深度，跟作者的修養有關：生活閱歷豐富，加上深刻的思想。（我猜測，「一勺水」很可能是從主耶穌說的「……給你一杯水喝的

，他不能不得賞賜。」這句話中吸取靈感。）

三、利用象徵的手法。

我曾寫過一篇題目叫「交換」的，第二段就是用這種手法：

那天傍晚，我手執一提袋，袋裏裝了一些書刊，去探訪幾個朋友。

在一條熟悉的斜路上走着，夜色把前面的路迷朦得有點神秘的感覺，但我知道那一條路會引向何處。轉向那條小徑時，暗度更濃，我聽着自己下石階的脚步聲。穿過這一段路，實在需要一點勇氣。路邊草叢裏，一片漆黑，憑信心越過許多蛇的影子，路燈在前面出現了，離要尋訪的人不遠了。

我伸出友誼的手去叩他們的心門，他們都感到一份驚喜。

提袋裡的東西分出去了，心靈却裝回不少喜樂回來。這是一種怎樣的交換？

第二段「暗示」（象徵）要達到「交換」的目的地，要經過一條很艱難的路。

人要去關懷別人，常受到自己「自私」的困阻，要勝過「自私」，用友誼的手去叩別人的門，就要經過掙扎，經過那條艱難的路。

我用了不少筆墨去寫第二段，我不是爲了描寫而描寫的，我描寫是爲了抒情，我描寫是有方向的——每一句都指向中心點，即「暗示」（象徵）要越過那條路的困難。

在這段裏，我描寫：

①路雖迷朦，但有目標：「夜色把前面的路迷朦得有點神秘的感覺，但我知道那一條路會引向何處。」

②走這條路時的孤單感：「轉向那條小徑時，暗度更濃，我聽着自己下石階的脚步聲。」

③走這條路所遇到的試探：「路邊草叢，一片漆黑，憑信心越過許多蛇的影子……」

④奮鬥的成功：「路燈在前面出現了，離要尋訪的人不遠了。」

用「象徵」（暗示）的手法描寫，才不至流入「表層」的描寫，而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總之，寫小品文要別出心裁，以上所談的，內容要有深度也好，利用象徵手法也好，都是要達到一個目的——表情要表得好，達意要達得妙，就是：美。

嫁不出的女兒

我寫了一首詩，自己會認為寫得不差，與兩位肢體分享後，他們也頗表示有點「欣賞」，只是，投去某雜誌發表，主編卻不「欣賞」，退了回來；再投去某報的文藝版，投去好久好久了，如石沉大海，心想：那老編大概也不喜歡它。因為投了兩次，都沒有人要，「嫁」不出去的「女兒」，但「女兒」無論如何還是自己的「骨肉」，對「她」仍未失「憐惜」之心。

余光中邂逅一池的蓮
就戀上了蓮
而我看見高空一隻風箏
邀我
邀我乘風翱翔
翱翔成風箏

北風呵興起
南風呵吹來
我是一隻風箏

我是一隻風箏
沿着一條線的軌道上升
沿着一條線
把天上的消息傳達下來

一條線
把天

地
連接

北風呵興起
南風呵吹來
吹起滿天風箏

以上是「女兒」的廬山真面目。

自覺自己的「千金」還長得不壞，別人怎麼會不歡迎呢，想：也許太「含蓄」一點，老「躲藏」起來，需要介紹介紹一下。

本詩共有六段。

第一段：

「余光中邂逅一池的蓮
就戀上了蓮」

一句是有「典故」的：在余氏的名著（詩集）「蓮的聯想」的代序「蓮戀蓮」一文中說：「……那天獨衝煙雨，原要去破廟中尋訪畫家劉國松。畫家不在，畫在。我迷失在畫中，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沒有找到畫家，找到了畫，該是一種意外的發現。從那時起，一個綽約的意象，出現在我的詩中。」

他找到的「畫」，是指「迷迷濛濛的雨絲，霑濕了滿地的香紅，但不會淋熄熒熒的燭焰。」——蓮。

我說他邂逅一池的蓮原因在此。但還有一個含意在裏面：

「對於一位詩人，發現一個新意象，等於伽利略的天文望遠鏡中，泛起一閃尚待命名的光輝。一位詩人，一生也只追求幾個中心的意象而已。塞尚的蘋果是冷的，梵谷的向日葵是熱的，我的蓮既冷且熱。」

余光中在無意中邂逅了一個「意象」——蓮，「就戀上了蓮」，「蓮的聯想」就是他和蓮相戀的結晶。

我為什麼要把余光中的邂逅放在我的詩中？因為他邂逅的是蓮，我邂逅的是風箏。

「而我看見高空一隻風箏」，我「發現」了一個要表達基督徒生命與生活的意象，就是風箏——正如余光中發現了蓮這個意象。（他說：「對我而言，蓮是美，愛，和神的綜合象徵。」）

「我看見高空一隻風箏」，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只上述那一點，還有別的含意，比方：我遇見了基督。

邀我

邀我乘風翱翔

意思是很淺顯的：邀我跟隨祂的腳踪。

翱翔成風箏

這一句比較晦澀。但也不難懂。當我們了解保羅這句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也了解主耶穌基督說的：「我是世界的光。……你們是世上的光。」（約八12，太五14）時，我們就明白基督徒與基督在生命上的密切關係：合而為一。

起初是「邀我乘風翱翔」，接着「翱翔成風箏」，其中變化的過程，可說是個「奧秘」。

北風呵興起

南風呵吹來

我是一隻風箏

這一段很明顯的是談到風箏與風的關係，沒有風，風箏就飛不起，也不能在高空翱翔。而這三行詩，另有深意：「北風呵興起，南風呵吹來」一句是出自雅歌四章十六節，照我自己對這句的感受是：北風是一種凜冽的，令人難受的風，象徵人生的「苦難」；南

風是溫暖的令人感到舒暢，象徵人生「幸福」的一面。只有南風沒有北風；或只有北風而沒有南風，都不完全。有北風的挫折，也有南風的安慰；北風帶來的苦味，會使人生更有深度；而若只有南風的得意，沒有一些北風的襲擊，人就會醉生夢死了。

就在這兩種風的颯聲中，風箏升起了。風箏需要這兩種風。而我是一隻風箏。

我是一隻風箏

沿着一條線的軌道上升

風箏的上升是有「軌道」的。那條線是它的軌道。我在一篇拙作中「軌道」也引用了風箏這個意象：

「掙脫了那條慈繩愛索的自由，像斷了線的風箏——是一種向下飄盪墜落的「自由」。

（風箏向上飛，全靠那條線的約束。）

那條約束着風箏，使風箏向上的繩（線），是風箏向上的「軌道」。

沿着一條線

把天上的消息傳達下來

這一句和下一段的：「一條線」把天「和」地「連接」合起來看，就清楚了。那一條線把天和地連接，隱隱可以聯想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基督徒的生命是從天上來——「重生」（上頭生），其生活離不了天，比方祈禱，就是從「地」連一條線到「天」上去；這條線的作用，可由下至上，也可以由上至下，當由上而下時，就是「沿着一條線，把天上的消息傳達下來」這句詩的意思。

北風呵興起

南風呵吹來

吹起滿天風箏

「吹起滿天風箏」這是個希望，因為天空的風箏寥寥無幾。盼望更多基督徒的生活是向上飛的生活。有許多風箏飛不起，因為沒有線；有些不能翱翔於天空，因為不敢接受北風和南風的挑戰。

費了不少筆墨才把這首詩介紹了，我想也許，這就是這首詩「風箏」的失敗，因為一首詩要由作者去解釋別人才能接受，或不一定接受，總不是好現象。這好比嫁不出的女兒，要老父費口舌作媒一樣尷尬。

一首詩的完成

最近讀香港出版的一份詩刊——「風」（合訂本），第七期編後話，有一段說：「如果將作詩時所經歷的痛苦喜悅，從創作衝動的引起，到素材的處理，形式的運用，以至節奏的把握，用文字表達出來，這是一篇對人對己都很有用的作品。」

多年前也會在一份文藝雜誌——「純文學」中讀到林以亮先生的文章：有關他如何寫成「噴泉」一詩的經過。

我很喜歡讀這一類文章，現在自己也想嘗試寫一篇，這樣做，我想，不應被譏為「自吹自擂」，而是「對人對己都很有用的」分享吧！

去年（一九七五年）二月在「抉擇」月刊發表了一篇詩：「另一件福音背心」，我想在此談一談寫這首詩的「創作衝動」，並寫作的過程。

我為何要寫這首詩呢？我想到一個基督徒的「生活見證」，我要用一種怎樣的詩句去表達這個「意念」呢？

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那天，在我的草稿簿裏留下了一些「原始」的詩句：

歪了的生活會叫福音的音調啞去

記得當時執筆只捕捉了這一句。之後，很難接下去了。我自己也頗覺得這一句表達得不錯，但整首詩只那麼一句，怎麼成呢？

另想一些詩句吧。想到了兩句：

「要傳福音，我要傳福音！」

但你了解福音的旋律嗎？

接下去，寫了兩行，用筆割掉了，留下了一行：

生活脫了軌

我發現靠右方的空白處，寫着又潦草又歪斜的一行：

生活脫了軌的一張口

我已忘記了當時寫這些詩句的感受是否很強烈，通常我寫詩時，都先經過禱告，然後默想，心境往往頗冷靜的。不知怎的，接下去出現了這兩句：

福音的音調會啞去的

如果只有一張會喊的口

但這兩句，被幾條筆劃刪去了一些字，旁邊加上一些寫得很模糊的小字，由於出於自己的手筆，一年多了，還可分辨得出是甚麼字（我的草稿，大部份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懂，因為寫得又快又草）

福音走調了

走調在一張只會高聲喊的口

稿末留下一個日期：6-5-74

以上所寫的詩句都不令我滿意，因為既是「生活見證」，但所寫的那些詩句生活氣息並不濃。

過了差不多兩個禮拜，我在一個青年團契講道，那晚所講的，其中有一點提到生活見證的，我引用了一件小事：替星洲某傳道人製作福音背心，我自問：敢不敢穿福音背心呢？我承認沒有那樣的「恩賜」。可是基督徒雖然不是每一個都穿福音背心，我們是基督徒，許多人都知道，我們的生活行為如何，別人都看在眼裏，有好見證，就能榮耀主，引領人歸主，這好比一件無形的福音背心，無論我們願意與否，都得穿上：每個基督徒都穿着一件無形的福音背心。

當晚講完，歸途中，忽然靈機一動，覺得那件「無形的福音背心」可以入詩，回家執筆，很快的就寫了這首「另一件福音背心」，我覺得，它恰能表達出我心中所欲表達的：

那次，買布，買漆
剪裁，設計，書寫
滴下額頭的汗珠
把那塊白布
製成兩件福音背心

我穿上了福音背心
在鏡前照一照
沒有跑出門外
我承受不住它的重量
我把它脫下
包裹郵寄了
寄給那位已脫下「自己」的人穿
（是他囑咐我製作的）

而我忽然發現
我的身上仍穿着那件福音背心
怎樣脫也脫不下
家人看見，鄰居看見，同事……也看見了。
啊，那是一件無形的
天天都穿在身上

當然開始動筆寫時，不是這個樣子，開始曾寫了這樣一段，後來刪去了：

我承認

我那軟弱信心的腰承不起那件福音背心

福音背心的重量誰背得起

只有那些脫下「自己」的人才有力穿上

我怕我背不起因我還背着「自己」

我知道這樣寫只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敢不敢穿福音背心的問題，而要表達的中心思想：信徒的生活見證，沒法發展下去，所以必須改寫。改寫時寫得頗順利。

全詩共有四段，第一段是寫「實」，沒有甚麼詩意，但我考慮過，這一段是必需的，有了這一段寫實，才給人有真實感——加濃生活氣息，而且也給整首詩的發展鋪路。第二段的寫實成份也佔了四份之三，只有末一句「我承受不住它的重量」的「重量」二字，在詩意上有些「重量」。第三段仍是在為進入第四段的高潮（全詩的中心）扮演必然性的發展角色，而第三句「寄給那位已脫下「自己」的人穿」，它使整段詩不致於太「蒼白」，因它富有一些令人尋味的哲學意味：「脫」下自己的人才能「穿」上福音背心。

第四段下筆時很少修改，只改了幾個字：

第二句原來是：「我的身上仍穿着另一件福音背心」

後來改的字眼比較妥當。

末句起初是：「天天都穿在一言一動的生活上」

「天天都穿在身上」，這樣改了，我想，會比較具體有力。

寫這首詩時，在技巧上我留意到兩點：

（一）獨特性與普遍性：製作福音背心是個人經驗，屬於獨特性；那件無形的福音背心，是每個基督徒都穿著的，屬於普遍性。有獨特性而無普遍性的文字，是日記，沒有甚麼發表的價值；而只有普遍性而無獨特性的文字，無個性，不過是「宣傳」，沒有文學上的價值。

我認爲，寫作的人要懂得把自己主觀的經歷（獨特性），用透視的眼光，寫出客觀典型的信息來（普遍性）。這樣的文才才能萬永，使人起共鳴。

（二）從具體到抽象：余光中教授有詩句：「看你的唇，看你的眼睛，把下午看成永恆。」（「蓮的聯想」）第三個「看」，轉向無形，走入時間，和超時間（有立體感）。

福音背心有兩件：第一件是用布製成的（具體），發展到另一件是抽象的，我想，抽象的富有哲學意味，使整首詩有深度感。

「另一件福音背心」就這樣「製」成了，送給朋友，也送給自己。

加入筆兵的行列

主對使徒約翰說：「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啓1：19）。

寫出來！今日教會需要更多筆兵，將從主那裏領受的信息，用筆寫出來，與別人分享。

有一位姊妹參加了寫作講習班後說：「我從主那裏領受很多的恩典，我都埋沒在心底，沒有見證出來，實在慚愧，今後願意學習寫出來，榮神益人。」

滕近輝牧師說：「基督徒所必須使用的一種武器，就是文字。」

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最近出了一張單張，把「人類最有效的工具」——文字描述得很透徹，茲錄下與讀者分享：

當它被那些惡者使用的時候——

它能使罪惡的勢力擴大；

它能激起人類的仇恨與戰爭；

它能敗壞我們靈性生活；

它能使我們的子孫墮落沉淪。

它比原子彈氫氣彈更犀利，

——在無形中殺害我們的身體靈魂。

當它被我們教會使用的時候——

它能表達神的聖善旨意；

它能把人類的隔膜打通；

它能掃除邪魔外道；

它能建立美滿而幸福的人生！

它超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把福音傳給全世界的人聽。

世界文字佈道協會名譽會長史密斯博士說：

「我走遍七十二個國家，經過五十多年考察的結果，我認為要想完成福音傳遍世界這偉大的使命，只有藉着文字佈道這件工具。」

葛培理博士是當今最著名的佈道家，他認為只是口傳還不夠，他是一個積極的文字工作者，他的機構出版了以多種語文發行，銷路達五百萬份的「抉擇月刊」。他自己不斷的寫作。

當體格孱弱、愛主的蘇恩佩姊妹看見香港社會的黑暗，青年的墮落徬徨，她向主禱告：「神啊，我能為這城作些甚麼？」後來她推動辦了一份刊物——「突破」，她覺得要為那城作最有效的工作，就是藉文字，透過刊物，將主的真光射入那在黑暗中一顆顆的心靈。

你是否看見文字事奉的異象？若果主要你在文字上操練事奉祂，你肯順服嗎？

②

怎樣在文字上事奉主？

有間接直接兩方面的事奉。

間接的：一、自己訂閱書刊。二、介紹好的屬靈書刊給親友；別人在寫、在編、在出版，你介紹，也算是在助「推廣文字聖工」一臂之力。三、奉獻金錢支持，並以禱告支持出版社、刊物、編者、作者，讓他們有能力有智慧出版好的書，編寫出有份量的文字來。

直接的：自己加入筆兵的行列。

你願意在哪一方面事奉主呢？

③

我們爲何要寫文章？答案很簡單：就是把想要說的話用文字表達出來。

那麼，寫文章容易嗎？不很容易，也不很難，像裁縫師縫一件衣，木匠製作一張桌子，廚師煮一味菜，攝影家拍照一樣，需要一些知識、技巧和訓練。

我們應當向廚師學習：煮出來的飯菜，不但有營養，而且味道可口，叫人吃的時候是一種享受。文章要有內容，使人讀了得到益處，同時，寫得要有趣味，引人入勝。

我們也要向裁縫師學習：懂得選擇適合的布料裁製適合的服裝。現在的人穿衣服，不但要「保暖」，也要「美觀」。文章，像一件衣服，要有「實用」的價值，也要求有「美感」。

廚師也好，裁縫師也好，並不是天生就有那一套本領，寫作也一樣，必須要學習操練。

學習寫作，要多用你的眼、手、口、腳、心。

(一) 眼——

1) 多閱讀。「書到用時方恨少」，你寫作時才發現自己的貧乏，須要多充實自己。寫作打開了閱讀的胃口。

2) 讀兩類的書：①理論性的：告訴你怎樣去寫，正如菜譜之於廚師，多吸收別人的經驗。道聲人人叢書的「寫作法」，道聲百合文庫的「編寫譯的技巧」，余光中的「掌上雨」等書，均可參考。

②創作性的：創作性的作品是菜譜作者親手煮出來的菜餚。讀這類作品要細心讀，看他怎樣表達，怎樣結構，怎樣佈局，怎樣造句，怎樣用字，要留意觀摩。讀了張曉風在「編寫譯的技巧」一書內的理論後，就要讀她的「給你瑩瑩」，「愁鄉石」等作品；余光中由「掌上雨」菜譜煮成的菜單有「在冷戰的年代」、「望鄉的牧

神」等，都可細嚼品賞。

(二) 手——

1) 作筆記。把平日從書報刊物中讀到的精華記錄起來，成爲以後寫作時隨時可用的材料。筆記簿可分類爲：國家、家庭、社會、人類、宗教、文學……等，隨時搜集材料。這工夫若作得好，寫作就不怕內容「蒼白」。

2) 練習寫。許多人只「讀」，不「寫」，結果眼高手低。寫些什麼？——「我學識、靈性那麼淺薄！」若你愛主，肯被主用，肯下決心學習，像一個漁人的約翰、彼得，也能寫出雋永的文章來。寫你熟悉的事物，寫你的生活經驗，寫你內心深受感動的事情。你信主後，必有生活：如何實行主道，靈內的交戰，內心的掙扎，主的管教……。「活到那裏，寫到哪裏」。閱歷深了，文章也跟着有深度起來。

兩種操練法：一是寫日記，一是作讀經筆記，這樣，使你每日都有執筆的機會，每天都執筆寫點東西，就不會覺得那枝筆沉重。

(三) 口——

說出來的話，記錄在紙上，就是文章。

口語與文章的文句很接近。文章要寫得好，就要常說正確的華語。我在學校，常發現小學生寫作文，用辭遣字，都不大正確，這是受了方言的影響，所以我鼓勵他們必須多講華語。「酒店關門時，我就走」，林語堂博士認爲邱吉爾這句話很雅健，這是一句白話（口語），若改寫成：「達到這間酒吧將要閉着窗戶的時辰，我就將要離開這個場所了。」這就差了。

(四) 腳——

這世上有兩種書，一種是有字的書，一種是無字的書。無字的書要用「腳」去「讀」，讀這種書要到社會裏去讀，到大自然裏去

讀，到人羣生活裏去讀。腳代表行動，代表生活。生活是文章內容的來源。

你教主日學，發單張，佈道，遇到的困難，得到的喜樂，就使你有文章可寫。生活第一，文章第二，不然，閉門造車，無病呻吟。

基督徒作者特別注意生命的流露，生命有了問題，就不能執筆。要追求信仰生命的深度。豐富的聖經知識，加上豐富的生活經歷，就不致寫出膚淺的文章。

(五) 心——

把寫作這件事放在心裏！像釣魚的人把魚鈎垂下水裏，遲早會釣到魚。

爲甚麼一年寫不出一篇文章？因爲你沒有把魚鈎垂下水裏。執着魚竿垂釣的人，一定有收穫。

隨時留心日常生活發生的事：如看報、讀書、讀經、聽道、……一句話，一件小事，一段新聞，都可能成爲你釣到一篇文章的「靈感」。

④

投稿。通常喜歡寫作的人，都喜歡投稿。投稿，刊登，別人才讀到你的文章。

1) 投稿的甘苦：筆者從一九六一年開始投稿，到現在不覺有十多年。當看到自己嘔心寫成的文章變成鉛字，知道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別人得到益處，心中的歡悅，是如一個經過懷胎十月之苦的母親，懷抱着她剛出生的嬰孩那樣的歡悅。不過，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被老編看中。過去某報言論版某欄，有一位作者，投了六十三篇，才入選一篇，那位作者不怕「投籃」的精神實在「可嘉」。

2) 投稿須知：初投稿，文章要簡短精鍊，容易寫得好，編者也較歡迎，因佔的篇幅不大，較易刊出。投稿者要了解刊物或副刊

的風格水準，將適合的文章投去。稿件要謄抄整潔，給編者一個好印象，編者只憑着你的稿件認識你。筆名可聽便，寫在文章題目下面即可，不過，真實姓名地址要在稿末寫明，一方面表示負責，一方面方便編者與你聯絡。

3) 兩條路線：

④從外到內。筆者未歸主前在報章雜誌投稿，信主後，就操練寫屬靈文章，甚少再執筆寫「屬世」文章。

⑤從內到外。後來覺得，聖經的真道，基督徒的立場，感受，社會人士很少了解，若主賜我們有寫作恩賜，能以文藝筆法，含蓄地在文章中流露出信望愛，在報章副刊發表，效果更大。

或兼走兩條路線。

⑤

寫作，是一條漫長、孤單、寂寞的路，你願意靠主走上這條路嗎？讓我們禱告：「主啊，我們懶惰成性，往往整年不寫一個字，看看我們的筆要禿了，墨要乾了，大好的光陰和機會白白浪費掉了！主啊，懇求你饒恕，也懇求你從今天起奮興我們，叫我們靈性活潑起來，成為基督忠勇的筆兵，勤於寫作，勇於見證，好使那召我們當兵的主人喜悅。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禱告文錄自「筆耕者語」一書。）✻

抉擇一九七五年八月號

後語

「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并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主這一句話并非對一個作家說的，而是對出身為漁夫的約翰說的。

使徒約翰能把「啓示錄」寫出來，一方面順服主的託付——有信息可寫，另一方面他有基本的寫作恩賜。

使徒約翰什麼時候開始有寫作恩賜，誰也不曉得。也許他年輕時就對寫作感到興趣，也許他的寫作是跟隨主之後才開始的。

無論如何，使徒約翰能被主使用，用文字將所得的啓示寫下來，他的寫作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培養起來的，必定有一段長時間的操練。

最近與朋友談及寫作一事，認為越早「起步」越好。有些人很想寫，可是遲遲不動筆，要等到以後生命、思想成熟時才寫。可惜到了「那時」，已經太遲了，即使有時間、精神寫，也往往不能如願以償；因為閱歷深了，反而落在「眼高手低」的困境裏，要寫，

寫不出來，即使寫出來，力不從心，自己感到不滿意，結果「獻醜不如藏拙」的心理作祟，把自己的才華埋沒了。

感謝主，我起步得早，不怕「幼稚」，寫了就拿去發表。文章在報章雜誌刊登出來，就是對作者一個最大的鼓勵。這樣不斷的寫，文章就隨着年日、生命、思想的成長而進步。

我常覺得：只有那些不怕幼稚的人才敢發表文章。當然，我們不是永遠停留在幼稚的階段；可是如果沒有通過「幼稚」的橋樑，怎樣達到「老練」的彼岸？

也許，使徒約翰還沒有寫啓示錄以前，已經寫了很多文章；從啓示錄，我們可看到他的歷史感和使命感。

我的第三本書《一堆待燃的火》出版了，我不敢說有什麼歷史感和使命感，但重讀那些七十年代寫的作品，我有很大的感觸：如果我當時不執筆把心中屬靈的感受寫下，在時光的流轉中已消失得一乾二淨了。幸虧我及早把它寫下。

一堆待燃的火

作者 / 楊百合

督印 / 戴志强

封面設計 / 黃晉亮

美術設計 / 黃金花

承印者 / 萬興印務有限公司

植字 / 錦寶石服務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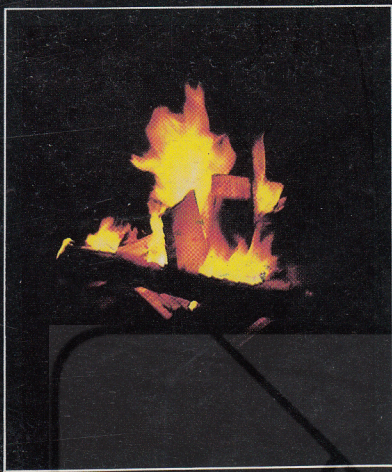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主曆一九八六年七月初版

一九八七年二月再版

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三版

郵購地址：YEOH HONG YEE
43A, Golden Dragon Garden,
31900 Kampar, Perak.



「今天在這一個冰冷、嘲諷真理，懷疑的時代中，上帝之火及溫暖更覺寶貴和令人注目，我心靈的呼喊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當聚會漸漸成爲一種社會活動，復興之火快成灰燼的時候，我向上帝的懇切祈禱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當人心因懼怕而消沉，全世界充滿了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基督徒的呼聲是：願火由天降下！」

「今天……信仰之火在我們的祭壇上微弱欲熄，我們需要同聲呼喊：願火由天降下！」

台前的燭火繼續燃燒着。四周圍着燭火坐着的人的心靈被「火」感染着。